

近藤元粹  
增註

157  
17  
21

春秋左氏傳校本

五

東 京 圖 書 館			
一 七	三 一	一 〇	一 一
冊	號	架	函
漢書門		經書類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五

正義釋例曰所記或次在事前次以成  
事也或次在事後事成而次也皆隨事  
實無義例也安井息軒曰次在事後  
者案兵觀戰或畏敵不敢進故多為敗  
詞次在事前者事由次而成故為褒詞  
杜云案兵觀戰孔云無義例皆非也  
宇士新曰成邢非於文不可言諸侯於  
春秋不可言諸侯也春秋分四時以書  
事故齊召南曰傳

言諸侯救邢則於文  
未嘗不可云諸侯城  
邢也再叙三國自係  
褒美齊桓故詳列之  
息軒曰上經以邢  
自遷為文與三國救  
邢若別事然故再列  
三國耳十四年諸侯  
城綠陵不始書其人  
與此自別元粹按  
諸說皆通今從息軒

曹師作伯誤此三  
國皆師多而大夫  
將故名氏不見並  
稱師  
疏十四年諸侯城  
綠陵為其事有關  
故總稱諸侯此若  
云諸侯之師城邢  
似為其事有關故  
雖煩文而再列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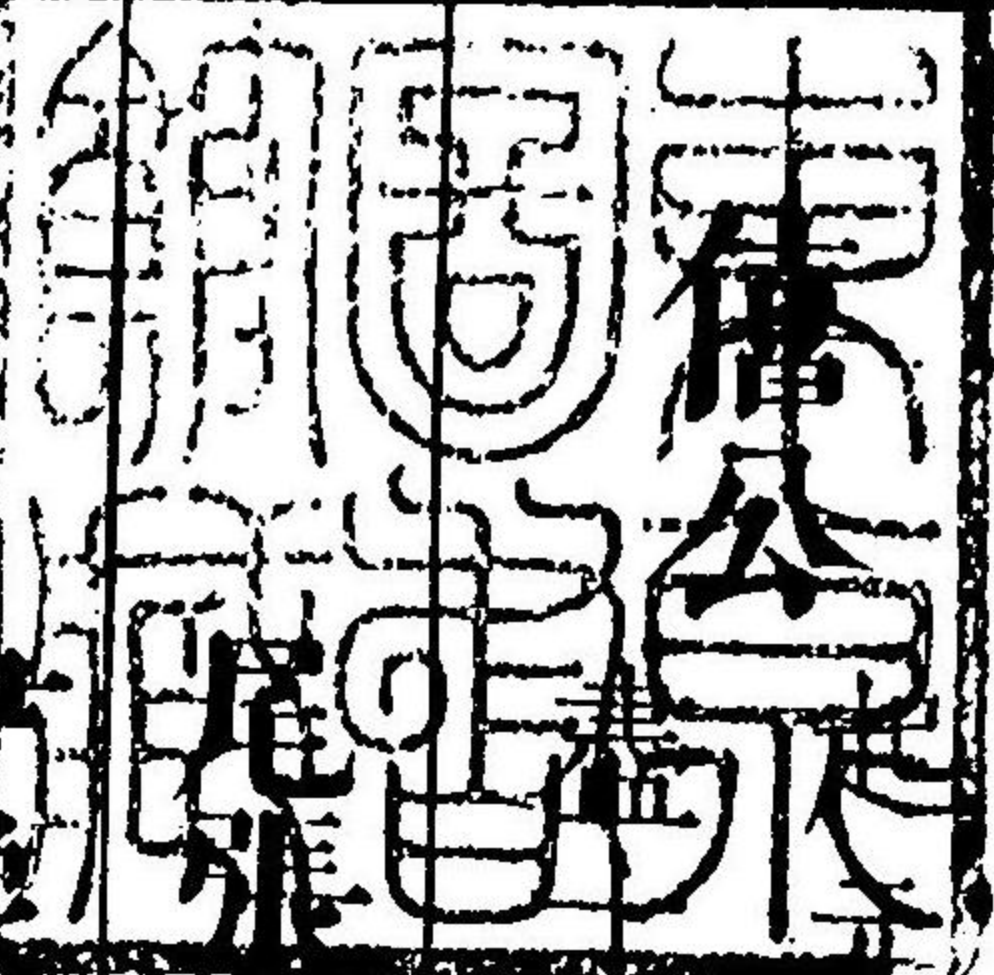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五年 晉 杜氏 集解  
唐 陸氏 音義

秦 鼎 校本

伊 近藤 元粹 增註

信公 名申莊公之子閔公之兄母  
成風諡法小心畏忌曰信

經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

救邢 齊師諸侯之師救邢次于聶北者案兵  
觀釁以待事也次例在莊三集聶北邢

地○聶 夏六月邢遷于夷儀 邢遷如歸故以  
女輒反 自遷為辭夷儀

地 齊師宋師曹師城邢 傳例曰救患分災禮  
也一事而再列三國



說正義傳在閔二年夫人實齊殺之今  
年者彼因孫于邾遂諱之若夫人自行  
終言之息軒曰夫至與遇疾而薨齊  
人薨不地今書地者八以其喪歸

明其見殺也與君薨地絨君不書地正相反又曰既盟而  
公敗邾師于偃與不盟同故敗不書盟  
下經繼之曰公敗邾師于偃所謂屬辭  
比辭之義中非履軒曰按傳例凡稱  
弟者皆母弟然則掣是異母弟故不稱  
弟也傳云非卿也嘉獲之也是掣特書  
之意耳言掣雖親非  
卿是不宜書者但嘉諸書弟者皆卿也  
其刃故特書之也非  
謂以非卿故不稱弟  
也注既謬正義黨於  
杜遂云明諸言弟者  
皆卿也其謬益甚  
萬斯大曰氏不稱姜  
者薨時已見省文從  
備書註還下脫而

可知亦以別于生稱疏雖有例而事  
也凡夫人生時出入無定體每事皆謙  
皆稱夫人其氏死後則為惡者無復忌  
則稱諱如聲姜穆姜憚居上者不知所  
之類今哀姜喪歸欲憚不可盡令諱也  
稱其諱而未葬無之君親終有小惡即  
欲直稱夫人姜氏又發其惡非臣子之  
疑與生時無異故去心故不抑不勅有  
姜字以別之諸機齊時聽之以為諱惡  
桓責魯傳之說皆非者禮邢人棄其  
也邢叔曰國君踰器物奔故師飲而  
年改元往年八月成還之附注引曲札  
季以公適邾慶父奔狄文云分扶闕反  
莒成季乃以公人立州長老州之長有  
之冬齊高子來盟公災害者分之財物  
入久矣何謂公出傳知分者分穀帛也  
非也哀姜慶父之惡不詳而公出復入何諱乎傳亦非也然  
則奚而不書不朝正即位舊史無書也  
惠棟曰實大夫也何得稱為諸侯此

增註校本

於文不可言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  
諸侯師故

齊人以歸傳在閔二年不言齊人殺  
鄭荆始改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邾  
號曰楚

人于榿榿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榿城公及  
其會而不書盟還不以盟告○榿勅

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地冬十月壬午公  
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鄆獲莒掣

弟者非卿非卿則不應書嘉季友之功故特  
書其所獲大夫生死皆曰獲獲例在昭三十  
三年○力知反掣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民  
女居反又女加反

之喪至自齊僖公請而葬之故告於廟而書  
歸絕之於魯倍公請其喪而還不稱姜闕文

傳元年春不稱即位公出故也國亂身出復  
禮有公出復入不書諱之也諱國惡禮也掩

揚善義存君親故通有諱例皆當時臣子率  
意而隱故無深淺當準聖賢從之以通人理  
有時而聽諸侯救邢實大夫而曰諸邢人潰  
之可也

出奔師奔北之師也邢師遂逐狄人具邢  
器用而遷之師無私焉私皆撰具還之無所  
邢遷于夷儀諸侯城之救患也凡侯伯救患  
分災討罪禮也○分甫問反又如字秋楚人  
伐鄭鄭即齊故也盟于鞌謀救鄭也鞌即榿  
二名○九月公敗邾師于偃虛丘之戍將歸

○音洛

左傳卷五



預之妾也。趙訪曰：經文已序，則傳皆稱諸侯。古質何卷曰：侯伯只是諸侯，長五伯之屬也。注謬。

傳二十八年，策命晉夫人之喪，至在十侯為侯伯。注以策書二月，敗邾師在九月，命晉侯為伯也。斯其月而杜為此言者，的證分災猶分勝。諸七月夫人葬，公即侯有災，則分殺帛，求齊齊既許之，邾之屬以服之，吾亦與聞許而歸，魯得許有耗損，不使諸侯獨始末不見於傳，杜蒙災害，此乃分災之義。杜直解分字為分，亦無他唯謂其理殺帛不免牽強，郝當然耳。

敬曰：傳謀救邾非也。穀梁公子友謂昔七月楚伐邾，八月鄭擊曰：吾二人不相伯在會，楚師退久矣。說士卒何罪，謂戲何救之有，謀報楚耳。相博友處下，左右顧炎武曰：魯與邾曰：孟勞孟勞者室之尋師多矣，諱而敗刀也，因殺之。其戍兵不必為夏姜前不言城夷儀者。

故也。解鑿。息軒曰：邢已遷也，與此異。傳言虛丘之戍將歸者，明邾師不侵魯也。公八月與邾盟，九月敗其師，曲在魯。雖盟猶不盟，傳言此以秋經文不書極盟之義，注鑿也。履軒曰：昔人來求賂，蓋魯許賂而弗與也。故江人黃人，蓋其國來求之，曲在魯。元之大夫遠國來服，粹按女子從人，息軒齊祖謙以接遠，故為罪有首從之從說，與宋公會之也。似鑿。息軒曰：楚丘，秋殺賈宋地，在今大都以名通，故不係河南歸德府北之衛。若言城衛，嫌於封者，建國之義也。城其舊都，故言楚丘，衛是舊國而云封以明其從治於此也。之者，如更封建之。趙訪曰：遷國不當故也。

聘禮若過他國，至境使次介假道，東帛將命于朝，下大夫取幣以入，出許。

非語其數，但其數則增註。

夫取幣以入，出許。

者也。虛丘，邾地，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公以義求齊，齊送姜氏之喪，邾人懼乃歸。故公要冬，莒人來求而敗之。○虛起居反，要於遙反。冬，莒人來求賂，父之賂。公子友敗諸鄆，獲莒子之弟棼，非卿也。嘉獲之也。莒既不能為魯，許慶父受魯之賂，而又重來其求，無厭故。嘉季友之獲而書。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汶陽，田汶水北地。汶水出泰山萊蕪縣，西入濟。○賈音祕。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君子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已甚矣。女子從人者也。言女子有三從之義，在夫家，有罪非父母家所宜討也。

經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楚丘，衛邑，不言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君哀姜。無傳反，哭成喪，故稱小君，例在定十年。

五年，虞師晉師滅下陽。下陽，魏邑，在河東大陽縣。晉於此始起見經滅。因音秦三如字。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于貫。貫，宋地，梁國蒙縣西北有貫城。貫與貫字相似。江國在汝南安陽縣。○賈市夜。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及又音世。冬十月，不雨。傳在三年。楚人侵鄭。

傳二年春，諸侯城楚丘而封衛焉。君死國滅，故傳言封。不書所會後也。諸侯既罷而會後，至講音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荀叔也。屈，地生良馬。垂棘，出美玉。故以為名。四馬曰乘。自晉適虢，途出於虞，故借道。○屈求勿反。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公曰：是吾寶也。對曰：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若得道於虞，猶外府也。公曰：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宮之奇存焉。宮之奇，虞之賢大夫也。



四矣昭二十九年衛林註以璧馬與虞侯來獻其乘馬謂其終必滅虞而取之所乘之馬也又有乘猶寄之在外之府馬服劍之語可併按庫必無所失焉李驥曰補正引衆文懦本或作燭服虞謂鄭晉邑也冀乃乱反

伐晉虞助晉伐冀故服云此謂冀伐晉言冀之既病則亦惟而冀助晉報伐之君改將假道故稱前也亦通但未知鄭恩以誘之正義謂虞此時屬何國耳能報冀言不能報號附注抄楚稍反是言已弱以示其恥言也說文作鈔

虞疆以悅其心按二逆迎也旅客也迎說皆通玩唯君故句止賓客之處保固從服為長陸祭曰守也號蓋與晉接服說是也晉與虞雖鄰但向其都邑從嘗通好然越其境而虞為便邵氏云保伐人寧得肆然徑行謂出則侵入則保謂無撓沮又不畏其忠臣諫乎故進國美寶且稱前恩以誘

奇、虞、忠臣對曰宮之奇之為人，也懦而不能強諫，懦弱也。○懦乃亂反，又乃且少長於君，君暱貨反，國其良反，又其丈反。且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親而狎之，必輕其言。○少詩乃使荀息假道於虞，曰：冀為不道，入自顛軫。伐鄭三門。陽縣東北有顛軫坂。○駢音零。國音冀之既病，則亦唯君故。將欲假道，故稱虞疆以說其心。冀國各平。今號為不道，保於逆旅。逆旅客舍也。號稍遣人分依客舍以聚衆。以侵敝邑之南鄙，敢請假道以請罪于號。問號何罪。虞公許之，且請先伐號。喜於厚賂，宮

之揆諸當時事情，自應爾耳。若冀自伐虞，原自報冀，則於晉何與而稱之。斯理必不然矣。顧炎武曰：邵氏曰：逆旅，近下云先書虞賄故，晉南鄙之客舍也。出也。故知晉為主兵，則侵退則保。增島公羊使虞會惠以蘭國曰：晉素主兵，虞受賂假道取亡也。特喜於得賂，請先伐，豎者未冠者之官，以為道耳，非請自主名，貂勿為內豎得其兵也。注誤矣。顧云：龍後年長，遂呼為解可刪。是蓋主兵在豎，貂也。此云始者，晉而先書虞傳，因明後更甚也。多魚，謂其義也。如注：主兵宜多魚之人。在虞而晉不信虞，故林註：下陽為晉所自主兵，耳。若推其意，滅一說上亡，滅亡也。先書其意，似却明也。下亡，亡失也。似晉不信虞，則與傳文是。按奪鑿與誘賂故也。相抵牾。中衷及稔，而甚入甚。士新曰：請先伐號，故二反殺一熟為一先書虞若唯賂故先。羊不可五稔，蓋古

之奇諫不聽，遂起師。夏，晉里克荀息帥師會虞師伐號，滅下陽。晉猶主兵。先書虞賄故也。虞非倡兵之首，而先書賄之惡，貪賄也。秋，盟于貫服。江黃也。楚與國也。始來服齊。齊寺人貂始漏師于多魚。寺內奄官，豎貂也多魚地名。關齊桓多愛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外，則幸豎貂易牙之等。終以此亂國。傳言：貂於此始擅貴寵，漏洩相公軍事為齊亂。張本。○寺如字，又音侍。號公敗戎于桑田。桑田，號地在弘。晉卜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不懼，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鑿鑿所。以而益其疾也。驕則必易晉而不撫其民矣。不可以五稔。稔，熟也。為下五年晉滅冬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



實則可謂刻矣傳於語見襄廿七年昭

是乎難信且言會處元年晉語等

師則晉不必主兵杜按疾謂斃其身者

注難取焉趙汭曰即惡行也此語又

虞以天子三公封國見成十七年

序晉上公羊傳亦謂九書取言易也如

使虞首惡皆非蘭取如撫是也用大

國曰九言始者從前師曰滅滅言難也

未有而今始有之言林註徐附齊故取

寺人賈龍用事至漏楚之與國等所謂

泄軍之密謀實始於刑舒也

貂也正義云云始者

言其終又甚焉豈對後之言乎貫名

海屋曰益其疾驕即疾也如天去其疾

之類杜注迂甚矣息軒曰殺熟曰給

義與年同復軒曰楚人伐鄭傳文侵

伐每通用勿過求他

並做此履軒曰殺前年十月至今年

梁傳在者位也注盟五月不雨凡八閱

誓之言素定今但往月馮氏云不點正

其位而盟是解未粹月為欲從十月筆

楚人伐鄭鬪章囚鄭聃伯經書侵傳言伐本

為後年楚伐鄭鄭伯欲成

張本○朋乃甘及掠音亮

經三年春王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再則書

首月傳例曰不徐人取郟無傳徐國在下邳

盧江舒縣勝國而不用大六月雨示旱不

師亦曰取例在襄十三年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陽穀齊地在

北冬公子友如齊泣盟音利又音類楚人伐

鄭三年春不雨夏六月雨自十月不雨至于

五月不日旱不為災也周六月夏四月於秋

會于陽穀謀伐楚也二年楚齊侯為陽穀之

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泣盟公時不會陽

陽穀遣人詣魯求尋盟魯楚人伐鄭鄭伯欲成

孔叔不可曰齊方勤我孔叔鄭大夫弃德不

祥也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蔡姬齊

蕩搖也囿苑也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

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為明年齊

經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民逃其上曰潰遂

伐楚次于陘遂兩事之辭楚強齊欲緩之以

德故不速進而次陘陘楚地類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五







言五侯其伯則各有輒入吾地也周禮  
 九耳 息軒曰是成甸師祭祀共蕭茅  
 王命大公為東伯時註蕭或作蕭讀  
 之言大公為東伯與為紹東茅立之祭  
 西伯相俱輔周室故前沃酒其上酒漆  
 言夾輔 司馬貞史 下去若神飲之縮  
 記索隱曰今淮南有漆也微質問也江  
 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淮問生一茅三春  
 棟在遼西孤竹服友者見管子封禪書  
 以為受封境界所至然是靈草非常貴  
 不然也蓋言其征伐物故云未審昭王  
 所至之域 朱彬曰南巡濟漢松人膠  
 索隱說得之青州越松中流船解王沒  
 海齊齊東境西至於見呂覽帝王世紀  
 河則與魯分界南北按微福言齊免楚  
 侈言之以為得以專不計與之同好則  
 征也 惠士奇曰韓楚之鬼神必祐齊  
 非子外儲說曰是時君齊君蒙福也文  
 楚之皆茅不貢於天十二年寡君願微  
 子三年矣 伊藤鳳福于周公魯公宜

溺周人諱而不赴諸  
 侯不知其故故問之 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  
 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  
 昭王時漢非楚 師進次于陘 楚不服罪  
 竟故不受罪 師退次于召陵 楚  
 子使屈完如師 觀強弱 師退次于召陵 請  
 盟 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 乘共載  
 故 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  
 穀同好如何 言諸侯之附從非為亡乃尋先  
 好孤寡不穀諸侯謙稱 對曰君患微福於敵  
 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  
 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

山曰或云包茅管子 十二年君惠顧前  
 經重篇所謂一茅三 好微福于厲宜桓  
 春者今按鄭玄注禹 武皆同 一說方  
 貢云菁茅茅之有毛 城古本萬城萬或  
 刺者給宗廟縮酒是 作乃唐勒奏土論  
 毛刺者縮酒三春者 云我是楚也世伯  
 靈草不可混包苞之 南上自越至葉弘  
 省文叢生也包茅猶 境萬里故曰萬城  
 苞杞苞荆先儒拘禹 是否釋文漢水水  
 竟包為裘束然包靴 字衍林註完及諸  
 與菁茅各別非裘束 侯盟於是相共退  
 菁茅於靴中之謂也  
 履軒曰郊特牲縮酒用茅鄭玄云涉  
 之以茅縮去滓也注以灌解縮膠 蘭  
 園曰昭王南征云云是質之楚之辭非  
 真不知其故而問之也顧曰齊侯以為  
 楚罪而問之是矣 陸榮曰言非我所  
 知汝自往問水濱此亦媿悔之言耳杜  
 云非楚境故不受罪  
 非也 按漢水實屬齊者諸所費用也

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  
 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 方城山在南陽葉  
 縣南以言竟土之  
 遠漢水出武都至江夏南入江言其險固以  
 當城池 ○微古堯反要也 ○葉始涉反 ○圍丁浪  
 反  
 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  
 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 申  
 鄭大夫當有 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  
 共給之費故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而歸其可也 東夷鄭其徐夷 申侯曰善濤塗  
 以告齊侯許之 許出 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  
 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  
 間共其資糧靡屨其可也 靡草屨 ○見賢齊侯  
 遍反 靡符費反

增註 校本



楚久矣注謬詳見丹縶絲也犀麻也  
 銘錄 林雲銘曰言林註虎牢即制邑  
 以君之惠使我得微屈完乘附注乘如  
 社稷之福寡君見叔字誤軍道公羊說  
 於君不以爲辱而棄  
 之固所甚願舊注支離可笑存參 釋  
 文漢以爲池水或作漢水以爲池水行  
 字說詳經義述聞 履軒曰方城漢池  
 誇天險也注失語氣 王念孫曰雖衆  
 本作雖君之衆此對上文以此衆戰以  
 此攻城而言故曰雖君之衆無所用之  
 唐石經脫君之二字則文義不明而各  
 本治其誤 顧炎武曰劉熙釋名齊人  
 謂韋勝曰犀 履軒曰候字句札也斷  
 辭 許穆卒于師是  
 亦死王事也非朝會傳云龜筮本無長  
 之比死王事不必臨短下人諫公故云  
 難隕命 按孟子天  
 子一位公一位侯一  
 位伯一位子男同一  
 下是清龜筮也我

說與之虎牢還以鄭執轅濤塗秋伐陳討不  
 忠也以濤塗爲許穆公卒于師葬之以侯禮  
 也男而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諸侯  
 禮加一等命有  
 三等公爲上等侯伯爲中等子男爲下等死王事加二等謂以死  
 於是有以袞斂袞衣公服也謂加冬叔孫戴  
 伯帥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歸轅濤塗陳  
 罪故歸其大夫戴謚也初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上  
 之不及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  
 且其繇曰專之渝攘公之瑜繇上北辭渝變  
 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直一薰一蕪十年  
 救反渝羊朱反下鞠同音 一薰一蕪十年  
 尚猶有臭薰香草蕪臭草十年有必不可弗  
 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胙祭之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毒酒經宿輒飲而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大  
 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款苦管反辯兵免反

位凡五等許穆身爲龜既厭不我告猶  
 而候祭是加二等也言龜既不告吉凶  
 注上中下等蓋杜撰 又筮之故終實不  
 不可從有以袞斂是吉而筮稱吉是筮  
 以類推說也非許穆非不知而不以實  
 之事亦由死者而等告也國之大事先  
 之何必二等 息軒筮後卜筮有三法  
 曰參考諸書古人實三法凶則止不卜  
 以龜爲長蓋當時最一凶一吉則更卜  
 皆龜及仲尼作十翼決之 物象象滋  
 周勿益成而龜下遂見十五年 公若  
 廢後儒習於今日所專心愛之心將變  
 見因疑龜長之爲權 改變攻乃陰公之  
 辭未是 蘭園曰陸美善善等字皆从  
 云攘猶攘羊之據是羊故翰爲美朱云  
 也又云專愛之則能美謂公初所美申  
 使公心變而攘奪其生二公子 董菴  
 所美也未是據翰壯等分相和雖積十  
 羊也見爾雅及說文 年尚猶有臭氣香  
 攘公之渝攘竊公所 熟盡臭氣存尚猶

也言變乃除公之美○繇直一薰一蕪十年  
 救反渝羊朱反下鞠同音 一薰一蕪十年  
 尚猶有臭薰香草蕪臭草十年有必不可弗  
 聽立之生奚齊其姊生卓子及將立奚齊既  
 與中大夫成謀姬謂太子曰君夢齊姜必速  
 祭之齊姜太子母言求太子祭于曲沃歸胙  
 于公胙祭之公田姬寘諸宮六日公至毒而  
 獻之毒酒經宿輒飲而公祭之地地墳與犬  
 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大  
 子奔新城新城曲沃公殺其傅杜原款或  
 謂太子子辭君必辯焉以六日之狀自理  
 款苦管反辯兵免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畜之瑜也陸仍依杜重言之耳按漢書誤耳且歸辭但云專尚猶頗有存者之渝非必專愛之謂中大夫即二五等允繇辭本自有所指按晉語姬乃真而占者據以斷其事於酒真重於肉百當在言辭之外陸直中生缺林註酒食以立驪姬事解之亦自外來不可不試誤元粹按何菴渝故令祭地一說祭字就驪姬之心言息察訛驚嚴梁作覆軒諭字以喻公子俱是賊謂毒殺之事在言辭之外見自好按君已老矣今以蘭園曰家語在阨吾之故又為不飽孔子召顏回曰嗜昔不安鬱鬱不樂則吾夢見先人豈或啓吾之不孝大矣故我哉子炊而進飯吾不忍為之辨也將進焉古人蓋有因此名謂弑君父之夢祭之事杜以馮求名毒酒傳作毒食食故祭之誤何菴晉侯信謠言以大曰酒在姬手六日姬子事生於諸侯廣之加毒明明無容疑聲其罪時史知其

傳書之以見姬之姦實故告而書之也詐至易辨而公不能伯姬以莊廿五年案經籍輒敗之說出嫁犯假今後年生何典記予不信息子則其年十四矣軒曰祭肉於地地未卒附庸小國不應必墳可知其祭酒也便卿聘當是叔孫夫不飲酒可知其與結誓已定客公請肉也故省文不言酒便因以自娶是因肉太子奔新城則公娶而聘也至召中生可知矣左言會王世子則王氏之文簡而能盡如世子不序於列也此朱彬曰不樂謂臣而盟君是子可不樂為嗣也蓋太子盟交故臣不盟君自知驪姬已深禍此逃歸在盟前公還將及必不能久於儲先告會盟故後書位不欲歸過於君父鄭伯林註故異詞以就死注義夷狄始滅中國轉迂曲馬宗璉曰不言滅其國而言閻百詩曰春秋之經孰其君者所以罪為聖人筆削純用周其君也禮滅同姓

增註

校本

天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飽我辭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樂吾自理則姬死姬死則君必不樂不樂為由吾也○曰子其行乎天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戊申縊于新城姬遂諧一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二子時在朝為明年晉殺申生傳○被皮寄反又皮綺反縊一賜反鶻反

**經**五年春晉侯殺其世子申生稱晉侯惡用讒書春從告

杞伯姬來朝其子無傳伯姬來寧寧成風也朝其子者時子在十歲左右因有諸侯子得行朝義而卒不成朝禮故繫於母而曰朝其子○杞伯姬來絕句來

歸寧朝其子夏公孫茲如牟叔孫戴伯娶於牟卿非君命不

越竟故奉公命聘於牟因自為逆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

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惠王太子鄭也不名

而殊會尊之也首止衛地陳留襄邑縣東南有首鄉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問無異事復稱諸侯者王世子不盟故也王之世子尊與王同齊相行霸翼戴

天子尊崇王室鄭伯逃歸不盟逃其師而歸故殊貴世子

楚人滅弦弦子奔黃弦國在弋陽軟縣東南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傳無冬晉人執虞公虞公貪璧馬之寶距

絕忠諫稱人以執同於無道於其民之例例在成十五年所以罪虞且言易也晉侯脩虞之祀而歸其職貢於王故不以滅同姓為譏

左傳

卷五



正傳則勿承諸國之名虞晉同姓之國也易以跋反

雜以夏正而不能盡自秋分日行南陸也冬至至極至即極

得之理按申生死在也冬至十一月之中氣視朔視此朔

四年冬此傳用夏正之政也每月有之此朔冬至故遂登

履軒曰伯姬是為朝望也釋文望字句

子而來非婦寧常事疏言物謂氣色者經直書不須別解又

注不成朝禮恐謬苟別云氣色既言禮不成朝禮經不得題

也更復發九是重朝字又曰視朔與申也按據此疏則

告朔朔別而告朔而雲物氣色災變六後聽朔政聽政即視

朔又曰啓謂啓也林註真新于土雜附謂附贊服虔曰

而祭之不堅實也雲五雲也物風氣曰劉炫曰也

傳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十一月冬

至之日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日南極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

視朔親告朔也觀臺臺上構屋可以遠觀者

也朔旦冬至歷數之所始治歷者因此則可

以明其術數審別陰陽敘事訓民魯君不

能常脩此禮故善公之得禮○觀古亂及凡

分至啓閉必書雲物也啓立春立夏閉立秋

立冬雲物氣色災變也傳重申周典為備故

不立言公者日官掌其職○重直用反為備故

也素察妖祥晉侯使以殺太子申生之故來

告釋經必須初晉侯使士蔿為二公子築蒲

與屈不慎實薪焉不謹慎○夷吾許之公使

讓之謹讓士蔿稽首而對曰臣聞之無喪而

感憂必讎焉對也無戎而城讎必保焉守之

寇讎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廢命不敬固讎之

保不忠失忠與敬何以事君詩云懷德惟寧

宗子惟城詩大雅懷德以安君其脩德而固

宗子何城如之言城不固如三年將尋師焉焉

用慎也退而賦曰狐裘老革一國三公吾

誰適從士蔿自作詩也老革亂貌公與二公

增註

校本

校計校強弱勝負

也按猶犯而不校

詩言無言不讎之讎

之校袂袂口也斬

不誦以勢言之耳

顧炎武曰讎應也如

道屢屢亂豈待告而後書乎

曰重耳不誦而夷吾誦亦所不及重耳

一國三公者重耳離

則謂世子自縊縊而

曰殺仲尼開實之義非所告也獻公無

不告無事為史臣例公子之讎已露狐

則可為讎我則不可我貴者之服此言

中生之死自縊也告貴者之多

書雲物亦是公親為林註憂患必來與

之仇上文有公既視之仇對馮氏云此

朔故下文去公字耳應字解

息許曰正月朔所懷和也和其德以

書亦雲物分至啓閉無安其人則宗

女皆日官奉公命占林註三年之後君

而書之郝敬曰碑將月節於蒲眉蓋

云晉來告非也告書此時驪姬欲殺二

不告無事為史臣例公子之讎已露狐

則可為讎我則不可我貴者之服此言

中生之死自縊也告貴者之多

書雲物亦是公親為林註憂患必來與

之仇上文有公既視之仇對馮氏云此

朔故下文去公字耳應字解

息許曰正月朔所懷和也和其德以

書亦雲物分至啓閉無安其人則宗

女皆日官奉公命占林註三年之後君

而書之郝敬曰碑將月節於蒲眉蓋

云晉來告非也告書此時驪姬欲殺二

不告無事為史臣例公子之讎已露狐

則可為讎我則不可我貴者之服此言

中生之死自縊也告貴者之多

書雲物亦是公親為林註憂患必來與

之仇上文有公既視之仇對馮氏云此

朔故下文去公字耳應字解

息許曰正月朔所懷和也和其德以



漢律曆志注鄭德云 祛斬其袖之末也 相應為響 息軒曰 娶秋文作取曰七 念念在德則國家惟 喻又本又作舉 安宗子既定其固若 十四年傳曰天王 城 履軒曰宗子為 出居于鄭辟母弟 國之藩屏猶城也 之難也是以鄭肅 固宗子即是堅城無 為惠后所生史記 復城如之 蘭園曰 襄王與王子帶異 虢其衰弊毛雜亂貌 母蓋謬 此句與下句一國三 或云我邦呼諸侯 公雜亂不治之意耳 曰大名蓋本于此 林云狐裘貴者之裘 以其有城故也或 也言貴者之多非 云不然我邦古時 履軒曰一國三公謂 稱里長曰名諸侯 申生重耳夷吾為三 里長之大者故稱 公也士葛蓋不知 驪之紙有餘白讀記 姬之謀但視蒲屈之 秋文美城之絕句 強意後將作亂與申 按鄭伯若既與盟 生爭國也又自迷於 則不得不朝於齊 所從而歎國事非 不朝則將被討故

出奔翟祛袂也○黜乃且反夏公孫茲如牟  
娶焉因聘而娶故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鄭謀  
寧周也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太子鄭而立王 子帶故齊桓帥諸侯會王太子以定  
其陳轅宜仲怨鄭申侯之反己於召陵轅宜仲 位  
故勸之城其賜邑齊桓所 賜虎牢曰美城之大名  
也子孫不忘吾助子請乃為之請於諸侯而  
城之美樓櫓之 備美設遂譖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  
將以叛也申侯由是得罪為七年鄭 殺申侯傳秋諸侯  
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之  
以晉可以少安周公宰孔也王恨齊桓定大 子之位故召鄭伯使叛齊也

謂城築之事 息軒 欲逃盟也一說先 曰三公本宗與二公 是鄭不朝於齊常 子也士葛謂世子必 懼齊討之今有王 廢晉侯既薨奚齊將 命甚得便宜故欲 興師伐蒲屈而今美 城之嚴然如君故謂 鄭管不朝於齊經 之三公言他日三公 傳不見 子必爭五將誰適從 存案 蘭園曰校與 犯而不校之校同 校計之義也二十三 年傳有人而校杜 云校報也不允當 又曰牟附庸小國 魯不應使卿聘也傳 明云娶焉則往逆 女也非聘杜拘卿非 君命不越境之禮以 馮氏云所恃者姻 為因聘而娶上誓矣 所恃之姻又僅恃 中非云卿非君命不 齊之職而于古一 越境者無外交之義 無所恃也 也如婚姻當別論 按為二當作謂二 又曰邑號虎牢其名 以声近訛但諸本 勇壯難大故曰大名 皆同 一夫不可

晉楚不服於齊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  
以輕輕則失親孔叔鄭大夫親黨 援也○輕遣政反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浪反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姻外親 也道國

增註 校本 晉楚不服於齊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 以輕輕則失親 援也○輕遣政反 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 浪反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 也道國 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 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音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也 習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謂

晉楚不服於齊 鄭伯喜於王命而懼其不朝 於齊也故逃歸不盟孔叔止之曰國君不可 以輕輕則失親 援也○輕遣政反 失親患必 至病而乞盟所喪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 師而歸 浪反 楚鬬穀於菟滅弦弦子奔黃 於是江黃道柏方睦於齊皆弦姻也 姻外親 也道國 在汝南安陽縣南柏國 名汝南西平縣有柏亭 弦子恃之而不事楚 又不設備故亡晉侯復假道於虞以伐虢宮 之音諫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從之晉不 可啓寇不可翫也 習 一之謂甚其可再乎 謂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七



也猶魏大名也之云。狂况冠乎。林云城其城美，必得類之與輔，口旁肌大名不然存參，今之名才車領車牙按虎牢齊桓所賜天，下骨之名，輔為外下無不知其名大鋪，表車是內骨，臂亡故曰大名蓋誇大，爾寒又見哀八年者之賜也。息軒曰：呂覽車依輔，輔亦莊十七年，齊人執鄭侯車，是虞魏之勢，僂傳云鄭不朝也至也。

此二十二年而猶未以勳受封，亦必有朝故懼。又曰：甄玩盟猶泰山若厲黃通玩弄也。林雲銘：河如帶是也，其辭曰：未假道之先，猶是當藏于司盟之府，晉也。一假道而貪害愛之謂愛虞也，虞之心已啓，則冠矣。若豈能親於桓莊乎，再假道是與冠狎習，其愛此虞也。未有不愛其害者，元林註愛為愛祖宗，粹按：阮字從注亦自屬下句，謬甚，雖至通作弄見更好。注親之人恃寵逼之，謂字校本作為今據猶且害之况諸侯。

齊召南訂正。林雲：恃功逼之晉豈不銘曰：號存則為輔車，息而害之乎。相依號滅則為唇亡。周書：蔡仲之命，上齒寒必應虞之表，虞又曰：君陳下又曰：必亡二句。王念孫：蔡蔡設有二人，俱曰：唇亡齒寒，取諸身以物祭，其祭相似，以為喻也。輔車相依，而有德神享之，無則取諸車以為喻也。德不享，此物不是。廣韻：輔兩旁夾車物也。秋文：繫是也。水也。履軒曰：車所以載物，輔所以夾持車上之載，夫頰頰為輔者，以夾持口食，似輔故借而名焉。耳牙車亦然。傅遜曰：頰輔牙車借名之耳，非真名也。富之奇意在取喻不應復以物之借名為言，且與唇齒亦重。詩曰：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又曰：無棄爾輔，員于爾輻，則車輔相依固詩人所咏，與唇頰之見傳記，唯月齒二物並以取譬，不令與此而已。秦本更明乎。岡龍洲曰：紀惠王十二年，初

年，假晉道，滅下陽。該所謂輔車相依，唇亡齒寒者，其虞魏之謂也。○輔，頰輔車牙車。公曰：晉吾宗也。豈害我哉。對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從，是以不嗣。父命俱讓，適吳仲雍，支子別封。西吳，虞公其後也。穆生，昭昭生穆，以世次計。故大伯虞仲於周為昭。○昭，上饒反。後昭穆放。號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仲之母弟也。虢仲虢叔，王季之子，文王之母弟也。仲叔皆號君字。為文王卿士，勳在王室，藏於盟府。盟府，司將號是滅，何愛於虞。且虞能親於桓莊乎，其愛之也。桓莊之族何罪，而以為戮，不唯偪乎。桓叔莊伯之族，晉獻公十五年，○偪，彼力反。親以寵偪，猶尚害之，况以國乎。公曰：吾享祀豐絜，神必據我。據，猶安也。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逸書：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馨，香之遠聞。○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黍稷牲玉，無德則不見，饗養有德則見，饗養言物一而異用。○繫鳥兮反。如

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馬皮冰反。○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手弗聽許晉使官之奇以其族行。馬皮冰反。○曰：虞不臘矣。臘，歲終祭。衆神之名。在此行也。晉不更舉

增註 校本 五專 卷五



昭穆之序大祖東面臘始皇三十一年  
在上二世在大祖左改曰嘉平風俗通  
三世在右四世又在夏曰嘉平殷曰清  
左五世六世皆如之祀周曰大蜡漢曰  
其次左右相對左為臘臘獵也田獵取  
昭右為穆昭南向穆獸祭先祖也周臘  
北向履軒曰虞仲蜡各為一祭漢不  
是仲雍之孫即亦大蜡而臘  
王之昭矣注以為大晨雞鳴也蒼龍南  
伯之弟似與仲雍一首北尾朱鳥西首  
人似未是存參伺東尾伏星不見也  
恭曰大王雖欲立季旒晉軍旒往取號  
歷以及呂此時意中也中正於南方  
事明知嫡長之當立也成軍軍事成功  
不敢有廢立伯仲察也秋文均同也字  
其幾不從立嫡之命書作初音同林註  
而去杜吉蓋如此極斫叶勤音片旒號  
為穩妥先儒解不從之旒此變齒也  
為不從前商之志遂男八歲女七歲而  
來紛紛之論似不必毀懼思見文三年

日知錄之說有理備此夜半合朔在龍  
一解顧炎武曰不尾月行疾至平且  
從者謂大伯不在大已過在天策星言  
王之側爾史記述此甲者序以南方為  
文曰大伯虞仲大王正馮謂有精神德  
之子也大伯亡去是夜之也見昭八年  
以不嗣以亡去為不林註蓋以其君大  
從其義甚明杜氏誤夫廢之以屈辱之  
以不從父命為解而史記晉虜虞君及  
後儒遂傳合魯頌之其大夫百里奚以  
文謂大王有剪商之為秦穆夫人勝于  
志大伯不從此與秦秦百里奚亡走宛  
捨之言莫須有者何楚鄙人執之穆公  
以異哉履軒曰注以五殺皮贖之授  
以王季為大伯母弟之國政  
無據不可從按史記

古公有長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季歷是為異母明矣又曰盟府之府庫也伺菴曰其愛之也猶言豈愛之手承  
上文言其必不愛也僖二十五年傳此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言於義決不可俘也語氣全同世儒或解為若果愛桓莊  
以起下文桓莊之族何罪句失之王引之曰據依也邛風柏舟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毛傳曰據依也周語曰民無據依  
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官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

矣不更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上陽虢國都  
舉兵在弘農陝縣

東問於卜偃曰吾其濟乎對曰克之公曰何

時對曰童謠云丙之辰龍尾伏辰龍尾尾星  
也日月之

會曰辰日在尾均服振振取虢之旂戎事上  
故尾星伏不見下同服

振振盛貌旂軍之旌旗鶉之賁賁天策焯焯火中成軍

號公其奔鶉鶉火星也賁賁鳥星之體也天  
策傳說星時近日星微焯焯無光

耀也言丙子平且鶉火中軍事有成功也此  
已上皆童謠言也童齒之子未有念慮之感

而會成嬉戲之言似若有馮者其言或中或  
否博覽之士能懼思之人兼而志之以為隱

戒以為將來之驗有益於世教其九月十月  
○賁音奔焯他門反初問及

之交乎以星驗推之知九月十月之交謂  
夏之九月十月也交晦朔交會丙

子且日在尾月在策是夜日月合朔於尾月  
行疾故至且而過在策

鶉火中必是時也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

虢公醜奔京師不書不告也周十  
二月夏之十月師還館于

虞遂襲虞滅之執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勝

秦穆姬秦穆姬晉獻公女送  
女曰勝以屈辱之而脩虞祀且歸

其職貢於玉命祀故書曰晉人執虞公罪虞

且言易也○易以  
豉反

晉語曰民各有心無所據依皆其證也虞公謂神必依我故官之奇對曰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又曰神所馮依將在德



矣。林雲銘曰：民不易物二句，言祭者同此儀神，惟享有德之儀也。元粹按：息軒云：物禮之物也，謂禮法制度，言民之於君，有德則服，無德不服，不在易其物也。故下文云：如是則非德民不和，是徒知解非德民不和一句耳。不知上文二引周書，皆以人祭神言，則此周書亦以祭神言也。故下文總括之云：非德則民不和，神不享矣。其帶說民不和三字者，林雲銘云：民為神之主，從民和處徵德，方有著落。故帶說此句，說得自明。試若息軒說而讀之，置神不享三字何地？且下文神所馮依云云，所解皆出，可謂謬矣。林雲銘曰：臘歲終合祭諸神之名，言虞不能待歲終，即在吾族既行而遂滅也。臘字根上享祀來，意謂虞公自恃神祐，但恐今年雖欲祭而不能耳，說得可憐。惠棟曰：朱子曰：秦時始有臘祭，而左氏謂虞不臘矣。是秦時文字分明，按御覽引舊注云：臘祭名也，日月會于龍尾，百物備合，因于是祭群神也。正義云：月令孟冬臘門問及先祖五祀，臘之見於傳記者，唯月令與此二文而已。秦本紀惠王十二年初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應劭風俗通曰：按禮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曰臘。此云虞不臘者，明當時有臘祭，周時臘與大蜡各為一祭，言漢改曰臘，不蜡而為臘耳。又按蔡邕月令章句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蜡，秦曰臘，棟按：如應祭之說，則三代本有清祀，嘉平蜡臘之祭，歷代因革，故秦惠十二年，改蜡為臘，始皇三十一年，更改臘曰嘉平，是臘與嘉平皆三代祭名，朱子以秦始有臘祭考之不審耳。馬宗璣曰：應劭風俗通曰：周曰大蜡，漢改曰臘，蔡邕月令章句曰：周曰蜡，秦曰臘，是秦漢改蜡曰臘之證。呂覽作於秦時，其孟冬月令云：禱祖五祀，戴記月令始云：臘先祖五祀，戴記經漢儒交易，故以秦漢間語入之。左傳自邱明授會申至荀卿授張蒼，荀卿張蒼秦漢間人也，故言虞不臘矣。左傳非盡出邱明手，是其證。朱子言秦時始有臘祭，證諸秦漢諸書而益信其有據。惠君疑之，禮運與於蜡實世說注引五經要義云：三代名臘，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總謂之臘，此惠君說所本也。元粹按：左傳非左邱明所作，而左氏非春秋人，此等處歷歷可證。惠棟諸家何苦牽彊圖護，以左氏為左邱明，而喋喋為費無用之辯，可笑。馬說可從，而猶以左氏為邱明，則未免陋習也。履軒曰：伏辰猶言伏其次也，日月星之會次，皆謂之辰，不必日與月之會，此只謂星之會次，而伏者因日光非于月，臧琳曰：文選具都賦：六軍初服，劉淵林注：左氏傳曰：初服振振，初同也。問居賦：服振振以齊元，李善注：左氏傳曰：初服振振，服虔曰：初服，黑服也。說文曰：初，元服也。音均。又漢五行志：左氏傳：初服振振，師古曰：初服，黑衣，振振，初服之貌也。然則左傳本作初服，其義為黑衣均同也。蓋賈景伯義，而杜氏之用服注，當云均讀為初，初服黑服也。玉篇初，戎服也。廣韻初，戎衣也。左傳曰：均服振振，字書從衣，左傳初，文亦云均，字書作初，國策趙策，左師公曰：老臣賤息，舒祺最少不肖，而臣衰窮愛憐之，願令補黑衣之數，以衛王宮，此戎事黑服之證。蘭園曰：衣文變庸，開評云：古者三軍衣服，上下皆如一為之，主者不可以自表暴，以防敵人之窺伺而已。蒼梧先生雜志云：古者戎服上下一律，皆重赤，殆欲與殷輪囷鼓等也。相亂戰陳之間，不遽見傷殘，以沮士氣，故左氏有均服振振之語，此說良是也。國家自南渡前，天下軍州戎服皆用緋，予嘗親見之，自紹興末年，忽變為皂色，用墨汁染成，殊非古人之意。漢五行志引此傳，作初服，師古注云：初服，黑衣，陸顧皆從之。吳郡賦：六軍初服，注亦云：黑，衣，愚者案：周禮司服：凡兵車，革弁服，鄭氏注云：革弁以韎草為之，又以為衣裳，今時五伯緹衣，古兵服之遺色。孔疏云：纁赤之衣，是古兵服赤色遺象，是均服赤色。周禮可據，而鄭氏說尤為明哲。元粹案：此說尤新奇，可備一說。履軒曰：賁黃鳥飛貌，焯焯，明貌。焦循曰：晉語載此童謠，韋昭注云：天策，尾上一星，名曰天策，一名傳說焯焯，近日月之貌也。杜本此此時日月會於尾，尾星伏不見，則尾上之星亦伏不見，故天策星以近日之故，不見星而但見日光之明，說文：焯，明也。九歌東君篇：暉將出兮東方，王逸注云：謂日始出東方，其容暉暉而盛也。焯焯，即暉暉，謂日光出於天策星之間而盛，非謂天策星近日而微焯焯屬日，不屬星，杜以為無光耀，非是。星無光耀，而日出則焯焯，天策焯焯，言天策所在之處，日光焯焯也。履軒曰：成軍，謂勒兵整旅，是方戰之事，非成功。又曰：注童戲之子以下，數句當削，其言益於世教，迂怪甚。又曰：交際也，謂九月之末，十月之首，是略推干支，以丙子當在九月十月之際而言，未遑察谷朔大小盡也，非的知丙子為十月朔，而故為是悠悠之語。注晦朔交會謬。

**經六年春王正月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

**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新城鄭新密  
**秋楚人圍**  
今滎陽密縣

**許**楚子不親圍，諸侯遂救許，皆伐鄭之諸侯，故以圍者告，經從告，而傳舉實以叙之。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五

七



冬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六年春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

**而行不能守言不如此重耳之賢將奔狄卻芮**

**曰後出同走罪也**○與重耳同謀而相隨不

**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以梁為秦所

**盟故也**首止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實

**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

**以見楚子於武城**楚子退舍武城猶有忿志

耳 又曰公出有兩事以其所重告廟  
此救許不與楚戰伐鄭是主救許是客  
故以伐鄭致二十八圍許重於會于  
溫故以圍許致經意各有所當  
顧炎武曰史記述其內之言曰重耳已  
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  
及左氏文簡得此數  
語更明杜解非 侗按近秦如字狀文  
菴曰傳只著新密之附近之近非也  
為新城非謂齊桓聲補正史記其內曰  
鄭不時與土功之罪重耳已在矣今往  
鄭畏諸侯之伐不時晉必移兵伐翟翟  
營築以自固勿遽尋畏晉禍且及矣  
怯之情可想傳意止先王之制諸侯無  
此杜解失之太深 故不造城造城攻  
顧炎武曰實密而經其所造司馬法曰  
云新城故傳狄之以產城攻其所產是  
為鄭懼齊而新築城也產喻生而漸大  
因謂之新城也解云諸侯救許則鄭之  
鄭以非時云云夫罪圍自解故還也

君歸楚武城楚地在南陽宛縣北**許男面縛銜璧大夫**

**衰經士輿櫬**縛手於後唯見其面以壁為贖

**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楚大夫**對曰昔武**

**王克殷微子啓如是**微子啓紉庶**武王親釋**

**其縛受其璧而赦之**○赦除凶之禮**焚其櫬禮**

**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經七年春齊人伐鄭夏小邾子來朝**無傳鄭

**鄭殺其大夫申侯**申侯

**秋七月公**

**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華盟于甯母**

孰大於逃盟者而更叙文為繁作為實  
責其非時與土功不云如字一音置本  
亦細乎且上文固曰又作警音至  
以其逃首止之盟則面縛說見昭四年  
不類添此一節矣 叙文被一音廢說  
履軒曰縛手於前謂文云除凶之祭也  
之面縛縛手於後謂襄廿九年稱公臨  
之背接或謂之反接喪使巫以桃茹先  
反接見于陳平傳 祓瘼此亦當以桃  
面縛只裝囚容而已 芴波之趙氏云微  
非真繫故自縛者皆子事可疑按昭四  
面縛 蘭園曰中井年亦引此許男事  
說似無據然面縛本林註自鄭掣來為  
反縛之對山海經有小邾子而天下無  
及縛其兩手之語而未命諸侯  
前漢陳平傳反接顏  
注云反縛其手也反縛既為縛於後之  
稱則面縛之為縛於前何容疑後之史  
傳面縛反縛並言而無別者誤矣 趙  
坦曰銜璧當即斂用含璧意示不生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五



哀十一年傳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即此義杜注恐非是 按中井亦云銜璧以璧為含也與輿輓同義非以為寶也而增島云下文云武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昭公卒子共公襲謂之受則為贊之說立

是而伊藤乃云受其心不能強盛則當璧者以手受取璧而須屈服於人何得除之耳非為贊也增難於屈弱之病而島謬矣

不下齊乎

息軒曰言知齊伐鄭公初欲下齊不知之所由來也齊之伐何事而來得說於鄭本為逃盟與楚非齊後更云吾知其由申侯然申侯楚人說齊所由來矣按鄭伯又信轅濤塗之來猶出也謀之所讎因欲以已與楚為由也林註來謂申侯之謀殺之以說禍之所由來也待齊故云知其由來我可得我處分也顧炎武曰申侯蓋欲歸逃盟之罪於申侯而說之也或楚女嫁于申所生

申侯而說之也或

高平方與縣東有泥母亭音如甯○曹伯班

卒無傳五年同公子友如齊齊聘謝不敏也

葬曹昭公

傳七年春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

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競強也憚難也既

不能彊又不能弱所以斃也國危矣請下齊

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

申侯對曰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夏鄭殺申侯

以說于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譖也

申侯申出也

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

予取予求不女疵瑕也

後之人將求多於女

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

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已秋盟于甯母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

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

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

諸侯官司各於齊受其鄭伯使大子華聽命

方所當貢天子之物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十五

左傳

卷五

爾雅曰康熙字典引此文云多刻求也伊

藤鳳山曰多猶賢也見呂氏春秋高注俱

存參馮李驥曰弗可改猶

諺云毛病在身改不馮氏云弗可改猶

來所以終致濤塗之諺云毛病在身改

諺林註解古語不來林註古人此

可改便只收拾中段語不可改必然如

文王語於起句少照此按馮說是也謂

應矣元粹案林註可專利之性難改也從馮說鑿校本從之陸彙曰趙子常諸侯貢方物詳周曰此謂受所當貢禮大行人主之物耳其後晉悼

云來謂齊之來攻也申出謂申女嫁于楚所生申胃母族也名侯文王外莊十九年

政狹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

法峻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

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改也



邢丘之會蓋放此為之今案齊語稱桓公知諸侯之期日也使輕其幣而重其禮云云亦此意也 顧軒曰官猶職也謂隨其位次職掌受方物也數非指有司按哀七年茅夷鴻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十三年子服景伯曰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只八百乘由是觀之此方物是貢嗣王也非天子 傳遜曰此因管仲以德禮為言而桓脩禮于諸侯豈有已受四方諸侯之貢而遂亡天子乎若爾何以為脩禮命亦不行矣蓋班所當貢天子之物于諸侯而諸侯自各以其意自致幣于齊所謂使輕其幣而重其禮者也趙又引昔悼邢丘之會為比自當不同 馬宗璉曰官受方物如楚貢包茅之類元粹訓辭所以責其逃案傅馬二說亦自有歸之罪 鳳山無暇於救覆亡也曰訓字句絕與上句已見隱十一年

夫辭謂有討罪之辭列姦謂用其姦謀也與下文鄭有辭相也 應存參 惠棟曰戰國策曰楚清道以臨韓魏高誘曰臨猶伐也定二年傳以師臨他國記之則寤君我同 顧軒曰鄭有盟齊史謂之則損辭謂理直不屈 正盛德 桓公列之於會直是列其身耳管仲言列姦者謂將用其姦謀故杜云列姦用子華也 息軒曰桓公用子華之謀使之列於會是為會而列姦今從管仲之謀不用其謀則子華不成為姦故經仍書鄭世子華注本不問問廁之間 誤但其言簡是以正 義不能通耳下記姦之位放此惠棟乃云此注當云用子華為內臣記姦之位位謂君位皆失之 蘭園曰上文云無

增註

校本

於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違君命三族鄭大夫洩息列反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以鄭事齊如封內臣○因起呂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守君命共時事○奸音干因音恭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從之不亦可乎子華犯父命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帥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總將領也子華奸父之命即罪人鄭有辭矣何懼以大夫義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列姦用子華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列姦用子華記姦之位位會位也子華為姦人而君盟替矣替廢也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舉必書雖復齊史隱諱亦損盛君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大子而求介於大國以弱其國亦必不免也介因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使請盟于齊以齊侯不聽子華故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

上事

卷五

六



國不記又云記姦之位皆言諸侯記之作按第下脫俱字也而不記安得為齊獨下當有帶字記之顧云不記言不狃例以為中士稱可記是也 察息軒名下士稱人此王云不令諸侯記之非人是天子之下士盛德之事也亦通也王世子以下皆息軒曰鄭伯請盟以同會而不同盟齊侯脩祀於諸侯耳諸言乞者皆乞得子率由是得罪於鄭辭辭自是常不為傳終言之是時鄭人夫人禘祭因禘而未知其謀也注非 致夫人嫌其異於字帶曰大叔帶王子禮故史官書之帶甘昭公也襄王母林註向曰夫人氏弟故稱大叔 履軒之喪而不言姜見曰禘于大廟是吉禘絕於國之辭今日也元當喪闕即禘哀夫人而不言氏見姜有非魯人疑之故絕於京廟之辭緩至此耳經書用致惠王崩于襄王鄭夫人可知此禘為致立

夫人而設也則非吉禘氏云此是前年禘而何注三年大祭事而不用初字者是無稽之說禮緯爾以未有復期月三雅注有五年一禘之字故也說杜乃別創三年一

禘之說謬之又謬者 萬斯大曰致哀姜主於大廟也曷為不于喪畢致疑其禮也疑其禮則不當致不當致而致故但稱夫人而不曰哀姜若似乎致他夫人而非哀姜然疑其禮故著其疑也先備有謂禘非合祭但追始祖所自出而配以始祖然則禘不可以致主矣禘不可以致主此何以致夫人乎故當從合祭之言為是 字鼎

曰期年一周年期月 寢者夫人之大寢一周年敗狄在此前也對君路寢林小月言驗速於言案中 也殯過廟者將葬并增島從之 顧炎之時從殯官出告武曰邵氏曰殯於廟廟乃葬也 謂殯而朝祖也凡

增註

校本

襄王惠王太子鄭也 大叔帶襄王弟惠后之子也有寵於惠后 惠后欲立之未及而卒 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于齊 為八年盟泚傳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泚 王人與諸侯盟

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泚 不譏者王室有

難故泚 鄭伯乞盟 新服未與會故不夏狄伐

晉秋七月禘于大廟用致夫人 禘三年大祭

公廟致者致新死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夫人淫而與殺不覺於寢於禮不應致故僖公

疑其禮歷三禘今果行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

天王崩 實以前年閏月崩以

傳八年春盟于泚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 王人會非還 晉里克

帥師梁由靡御號射為右以敗狄于采桑 傳

前年事也平陽北屈縣西 梁由靡曰狄無恥

從之必大克 不取走 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

狄 恐怨深而號射曰期年狄必至示之弱矣

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 明期

言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

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

寢小寢同同盟將葬又不以殯過廟據經哀

姜薨葬之文則為殯廟赴同祔姑今當以不

得致也 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有

左傳

卷五

六



柩行而止皆謂之殯 禮曰服虔曰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服知周法不殯于廟故以為殯宮 息軒曰凡鬼神所在曰廟見于士喪禮此廟亦謂殯于寢不言寢而云廟者避上寢于寢之文耳服虔是也邵說謬 禮軒曰哀姜書薨矣然薨于夷齊人以踊是文之大變難以為殯廟赴耐之證且哀姜罪人也桓公辛子襄公茲其札有關必矣注不父立

可從 周公者三公故不守鼎曰葵丘宋地與字天子大夫稱字在莊八年者不同高如家父南李是也士奇詳論之 毛奇齡曰甲子公作年葵丘在齊者與甲戌僖公殺作詭總此許嫁於國君也 不可考此非長曆所禮男子冠不為殯能推者 趙坦曰杜註云宰孔先歸云書在盟後從赴然云者欲見從無伯傳云秋齊侯盟諸侯姬之卒亦當重言

于蔡邱云云宰孔先諸侯 婦遇晉侯云晉侯此告不以月故甲乃還九月晉獻公卒子在戊辰後也若據此則獻公之卒實告以日魯史當推在盟後公羊作甲戌其日之先後甲子為戊辰後六日似得在前也 獻公卒其實左穀作甲子謂子奚齊立是年里一字倍詭音義同 克剋卓子惠公夷息軒曰踰年稱君史君立子者對父策正名之法其自稱之名故云繼父之則仍稱子終喪故傳辭春秋無伯子男以在喪括之杜欲成在喪之事不知其所辨既葬除喪之當何所稱也蓋未說故云未葬也然古葬則以名告伯子無此禮 何巷曰據男位界故不得名 秦說則伯稱子與公與公侯同曲禮天侯同傳止措公侯者子未除喪曰余小舉重以該輕杜失之子而不自余一人但子男之稱未詳正又無小童之文小義謂或者既葬稱爵童是王自謙之稱

增註

校本

叔帶宋公疾大子茲父固諱曰目夷長且仁之難 君其立之 茲父襄公也目夷公命子魚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臣不及也且又不順 立庶不遂走而退

經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四同盟

呂反說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音悅

許男曹伯于葵丘 周公宰孔也宰官周采地也傳例曰在喪公侯曰子

秋七月乙酉伯姬 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卒無傳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已許嫁則以成人之禮書不復殤也婦人許嫁而笄猶大夫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夏會葵夫之冠

姬卒文不相比故重言 甲子晉侯佹諸卒 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 盟而赴以名甲子九月十一日戊辰十五日也書在盟後從赴 ○僖九委反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獻公未葬奚齊未成受命繼位無罪 伯翳在喪亦稱故里克稱名 子見竹書紀年

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主曰小童公侯曰子 在喪味葬童蒙幼末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子男周康王在喪稱子一人釗禮稱亦不言小童或所稱之辭各有所施此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下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夏會于葵丘 ○之稱去聲釗古堯及又音昭

尋盟且脩好禮也王使宰孔賜齊侯胙 胙祭肉尊

左傳

卷五

十九



未葬稱名此解未有非策書之例但以明據姑從之 惠棟事相類并為一凡曰服虔曰胙膳肉周而已 異姓唯二禮以服膳之禮親兄代之後賜胙故廿弟之國不以賜異姓 四年傳曰宋於周敬齊侯比之賓客 為客天子有事膳履軒曰是所以禮霸焉西仲云賜胙時者不必比三王後 陸即有無下拜之命祭曰七十曰著此服因未傳畢而齊侯虔王肅輩說也詩毛遠欲下拜故以此傳及說文狀名爾雅言止之非臨時又注皆云八十曰著今再傳一命法當下計齊侯之年亦未應拜賜之勿下是賜及此蓋方加優禮因一級顏額也余弁過林之 履軒曰董謙之身也或據國老謂大老不必限年語以余敢以下十數 案狄言耆老也字為句者今姑从履軒是也 蘭園曰林註房玄齡曰若梁云天威即言天子食天子寵命則得之威也注作天監與天譴身必顛墜是

下文未融非是又違遭天子羞辱也王去也如忠恕違道之荆石曰下拜對堂違 伺菴曰世儒類上而言按陸無音以違字貼不字解為當如字耳疏引凱天威不違顏僅在尺禮曰降階再拜此尺之近顏失語氣此下拜也升成拜此言天威之切近未始登受也似為去聲有違顏尺尺之間也或云言婦及言舊鳳山曰古者呼人事董惡舉好也按曰某汝如禹汝益汝東略略為總攝巡垂汝伯汝是也然則行之名林云經略自稱亦當曰某余余也假令西諸侯有如字自通不必狀身亂齊侯豈存問之也漆雕開對孔子曰平務專務也勤勤吾則對齊尊稱余未勞也 使鄭伯逃為非礼注恐鑿 王盟者宰孔也使晉荆石曰下即對堂上 侯不會葵丘者亦而言言我僭越拜於宰孔也此人常敗堂上則神魂不安必齊桓之事年既幼隕墜於堂下矣 履繩懸貌諸子之孤

之比二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使孔賜伯王後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有祭使孔賜伯 舅胙天子謂異姓諸侯曰伯舅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七十曰著級等也對曰天威不違顏咫尺言天鑒察不遠威嚴常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小白齊侯名余身也恐隕越于下隕越顛墜也據天王居上故言恐顛墜于下以遭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拜堂下受胙於堂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義取脩好故宰孔先歸既會先諸侯去傳顯其盟辭○諸悉薦及

遇晉侯曰可無會也晉侯欲來會葵丘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在莊三南伐楚在四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言或向西略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在存也微戒獻公言晉晉侯乃還不復會齊九月晉獻公卒里克將有亂會齊不鄭欲納文公故以三公子之徒作亂不鄭夫三公子申生重耳夷吾○困普悲反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言其幼賤與諸子角反辱在大夫其若之何欲屈辱荀息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二十一



軒曰隕越有傳妄取大女注云藐小也神對之意不止神魂毛是引此傳亦云不安息軒曰言若藐小也弱也亦通貪天子之命不下拜欲使前言可反復必為天所責罪隕隊而行之得愛惜身於堂下是因天子之命不死乎一說復命以致隕隊之罪天踐也是也言可復子必羞之故云遺天也論語辱在謂子羞遺也 伺巷煩辱之事在大夫曰世儒據詩言告師之身氏言告言歸等句解言為助辭然施於詩則可用於文則不可言只是言語語感歸于和好也言發於心無肯庚不知之言自見其心昏好 又曰杜注在存也云云按晉後有奚齊卓子之亂故杜豫擬議下之解然終是迂僻味上文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西為此會語益言其好大黷武勢必生亂只是齊亂在不必解為存杜蓋云齊必不能存問晉亂恐迂在亂猶言歸於亂東略二句言齊威力寢衰決不能討晉也靖人亂有權在為人所靖亂者權在人齊五公子之亂靖亂之權在他國宋之襄公之庸庸一戰敗齊師立孝公一時遂稱霸此可以觀事勢矣孔意欲使晉侯昂然自重坐鎮撫齊亂而不肯往會也 元粹案朱彬曰晉亂未形不當豫戒獻公且上言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無暇西征齊將有亂其後果有五公子爭立之事杜注非也字謂曰其在亂乎屬上言齊侯將以亂終也務靖亂言務治勿使生亂也受上亂字言注謬此古賀說之所原而古賀說无圓活有味中井乃云寧孔言齊桓必不西矣若其西來必須西方有亂也晉能治國勿使亂作斯可也何必勤於遠行焉

是與下文齊伐晉及高梁相應可備一說 伺巷曰注言其幼賤與諸子懸藐恐不安陸梁曰太玄藐德靈徵失范望注藐小貌毛是韻引此傳文亦云藐小也弱也杜以為藐遠之意非是此說得之但似以諸孤為諸子指奚齊卓子則不然諸語辭如傳所謂皇陶庭堅不祀忍諸之語此時正詁奚齊不必兼及卓子言以藐然孤子奚齊辱在大夫也廣絕交論藐爾諸孤朝不謀夕藐字之解極是諸字謬說與陸梁同 元粹案傳遜從陸訓藐諸為藐焉中井亦從陸云藐諸猶言眇然古人用諸字或全與之同或全與乎同蓋音相近故耳增島亦從陸諸為語辭此皆與古賀同可從安井藐字從陸諸字從杜云荀息傳奚齊而并託卓子故云諸孤傳不言卓子者文省耳不可從顧亭林訓藐為小與陸同惠定宇本呂忱字林訓藐為小兒笑貌王引之辯其謬是也馬宗璉本爾尼釋詁詩毛傳藐為美大之稱言以是美大諸孤詁在大夫可不善為保護乎其謬與惠同伊藤引詩毛傳鄭訓藐為美轉為美愛之義尤鑿王引之藐字解從顧解諸字為者云諸與者古字通藐者孤猶言羸者陽耳羸者陽見周語韋注羸弱也亦迂僻不可從 履軒曰辱在大夫即謂傳奚齊也言既屬奚齊于子我死子能奉為君否 林雲銘曰君之何問何以立之之法存參 息軒曰靈福也 林雲銘曰往指獻公居指奚齊耦俱無猜言起死人與生人相對兩無愧悔故曰貞國語云葬死者養生者死人不悔生人不愧是也 履軒曰貞訓正固乃純一不變之謂也不可偏訓正存參 鳳山曰王引之曰貳當為貳貳者忒之借字大雅瞻卬傳曰忒變也案周語曰成事不貳韋注貳變也玉篇貳代也又見十五年傳杜注然則貳字固有變更之義不必為誤字王氏失考 顧炎武曰言欲踐其言自不得愛其身 息軒曰將焉辟之言無所辟死也 林雲銘曰即惜死亦無處藏得此身

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 往死者居生者耦兩也送往死及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子之徒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與先君言矣不可以貳

能欲復言而愛身乎 荀叔荀息也復雖無益也將焉辟之且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已乎 言不能也里克使冬十月

履軒曰傳云殺其君之子未葬也縱令既葬矣未踰年矣仍是未成君矣不得稱弒君凡未成君因未踰年也不因葬經弒卓在次年必是事實矣傳謬為是歲之事故均未踰年者而或殺或弒不得其解於是遂有未葬之說也是左氏

增註 校本



不可信據者且獻公以九月卒則十一月以前恐未可辨 蘭園曰李德裕窮

怒志云荀息許晉獻以言繼之以死君子猶歎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司馬溫公亦陸繁引李贊皇司

云獻公廢長立少荀馬溫公之言云左息不能明白理義格氏稱自主者賤息

其非心而遽以死許也非獲杜失其指之是其言玷於前而矣按杜解後年經

不可救於後陸引之云稱名者雖欲復云左氏之志所以貶言本無遠謀從君

息而非獲也元凱之於昏也是杜固不言失其指矣秦與引獲之此云重言者

十年經注證杜固不論其守死繼之言獲荀息信然秦與校耳 詩抑篇

本略舉正義及陸傳令不力政及本又等說問則已見其說作命

多剪陋不可取若此外傳重賂配德人恐真砂中見金 履實有之我以徽幸

軒曰今不及魯一句不亦可乎是解秋之語非殆例何有不難之辭

注非 朱彬曰十五問公子於晉國之年傳賂秦以河外列臣倚恃誰為內主

城五即卻芮所謂重也無黨故前日易賂也因韓之戰有進出無讎故此時易

叙背賂之事故此處入定其國也略而不言 鳳山曰按此定作活字讀

能善也能民者言與林註亦同或云玩民相好也荀子勸學杜註則似作死字

篇假舟楫者非能水蓋謂身之安定也也楊注能善也漢書 唯身有則者乃能

百官公卿表柔遠能定國不識古不知通顏注能善也是也今順天之法而行

蘭園曰土於何有之猶言雖有土將何為詩曰皇矣篇又曰杜注即此意本當言抑篇

何有於土如晉語云思克覆上而好惡何有於妻是也蓋倒不覆上者舉思克

字成句下二十八年足以包好惡也思傳報於何有襄一十克志在陵入故秦

增註

校本

里克殺奚齊于次次喪書曰殺其君之子未

葬也荀息將死之人曰不如立卓子而輔之

荀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公子卓

于朝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自主之玷尚

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詩大雅言此言之缺難治甚於

白圭○玷丁簞 荀息有焉有此詩人齊侯以

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高梁

在平陽晉地今不及魯故不書前已發不書例今

諸侯晉卻芮使夷吾重賂秦以求入卻芮

從夷吾者○日人實有國我何愛焉言國非

何愛而不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從之能得民

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隰明齊大

秦伯謂卻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

無黨有黨必有讎言夷吾無黨無黨則無

吾弱不好弄弄戲能鬪不過有節長亦不改

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公孫

大夫子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詩大雅帝天也則

自然合法也言文王闡行又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僭過差也

皆思克也能不然則可無好無惡不忌不克為

左傳

卷五

二十一



三年君於何有哀二伯慮其還來害已十六年國於何有魯但陵人者人亦陵語體於何有皆同句之竟不能勝人故法履軒曰亡人無曰是吾利也

黨二句泛論亡人者不當有黨者也以破誰恃之間惠棟曰能剛不過此即外傳所謂怒不及色也韋昭曰無色過元粹案息軒云開力戲也今謂之角抵言夷吾多力剪陋可笑若如此說與上文不好弄矛盾不

過二字亦不通惠士奇曰唯則定國曰覽慎太篇引以為詩詞蓋逸詩也林注不識知則無好惡不僭賊則不忘

克履軒曰其言者指無黨之語然其實從君於昏襲十九非夷吾之言

履軒曰既踰年故稱注北戎或作北伐君以弒是決今春之誤

事矣傳以為前年之弒君例在宣四年車蓋謬說已見前

趙坦曰春秋列國惟晉用夏正傳五年經春晉侯殺其世子甲生傳在四年十二月戊申九年經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傳在九月十年經春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傳在九年十一月十一年經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傳在十年冬十五年經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傳在九月壬戌又傳五年傳晉卜偃曰其九月十月之交乎丙子日在尾月在箕鴉火中必是時也下云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滅虢襄三十年傳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杜註所稱正月謂夏正月也定四年傳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翟姑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命以唐誥而封於夏虛啟以夏正疆以我索此晉之所以用夏正歟

元粹案能字與九年看傳入而能民之能同燕國名溫所都之善也

魏晉曰以說即下謂後又不與狄人相之云云杜云自解說能馮氏云不相能不莫非是趙汭曰猶言不相得也古殺梁傳曰里克所為能耐通按何楷解弒者為重耳也夷吾易克家曰克能也曰是又將殺我乎故猶體也司寇燕公殺之今案夷吾殺里見尚書立政及成

增註

校本

魚氏世為左師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魚氏世為左師

經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狄滅溫溫子奔

衛蓋中國之狄滅而居其土地晉里克弒其君卓及其大夫荀息

稱名者雖欲復言本無遠謀從君於昏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北戎晉殺其大夫里克子奚齊者先君所命也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魚氏世為左師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魚氏世為左師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魚氏世為左師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其言雖多

自害不能勝人也秦伯慮其還害己故曰是吾利

宋襄公即位以公

魚氏世為左師

子曰夷為仁使為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

之謂也今其言多忌克而賊難哉言能自公

左傳

卷五

三十三



克左氏錄其迹較梁十一年傳  
 得其情 跡言君今按及此及為此晉  
 欲加之罪其畏無君也與孤始願不  
 辭以罪臣乎言必方及此同  
 便有辭耳 伺菴曰按方便為之豈無  
 此言不廢矣卓惠公辭乎伏劍謂仰劍  
 必不能有國是臣有刃身伏其上而取  
 大功於君今欲罪我死也  
 我不患無辭但兼功曲沃晉之舊國故  
 錄罪階虐無道如此曰下國  
 雖詭冤枉必不聽用或云忽如夢而相  
 則惟有一死耳其義見妙解遂不見妙  
 本明白注意或如此筆前後都不說遇  
 疏失之 息軒曰及 忽末只著遂不見  
 連累也 又曰是夢三字滿紙鬼氣矣  
 耳而傳記之如實遇 按夷吾無禮固非  
 天子乃文之至幻者一事獨其於賈  
 也十五年傳秦穆公君穆姬亦得焉是  
 曰亦晉之妖夢是戲 無禮之大者故賈  
 是也 正義賈逵云說得之疏云鬼神

悉於獻公夫人賈君之意難知故杜不  
 故曰無禮焉融云申為註可謂能知杜  
 生不自明而死夷吾矣將有巫者而與  
 改葬之章父之過故之俱見我焉或云  
 曰無禮 息軒曰此而汝也告之申生  
 以改葬共大子起文 馮巫告之也  
 馬說是也賈君惠棟  
 引唐尚書說為申生妃說見十五年  
 服虔曰帝大帝請罰有罪 阮元曰山  
 井問考文引足利本 君其圖之句下有  
 之祀為無主祭也七字盧文昭校本為  
 疑詞 息軒曰申生馮巫者則巫者即  
 是申生故云而見我焉他日不親遇因  
 巫而見則此其為夢益明 元粹案而  
 如字自通不必解為汝 息軒曰有罪  
 即上文無禮 郝敬曰晉世子見神于  
 狐突此左氏因晉惠公將有韓之敗附  
 會之 檄軒曰實為不從謂不服從於  
 秦 正義鄭玄注曲禮云問猶遺也  
 又云服虔云上軍之與帥七人屬申生

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曰不  
 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  
 罪不患 臣聞命矣伏劍而死於是不鄭聘于  
 秦且謝緩賂故不及 不鄭里克黨以在秦  
 侯改葬共大子 共大子申生也 秋狐突適  
 下國 下國曲沃新城 遇大子大子使登僕 忽如夢而  
 本為申生御故 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  
 復使登車為僕 於帝矣 夷吾將以晉界秦秦將祀余對曰臣  
 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  
 乎歆饗也 且民何罪失刑之祀君其圖之君

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  
 見我焉 新城曲沃也 許之遂不見 狐突許其  
 象亦沒 見賢 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  
 有罪矣敝於韓 敝敗也韓晉地獨敝惠公故  
 夷吾忌克多怨終於失國雖改葬加諡 不鄭  
 申生猶忿傳言鬼神所馮有時而信  
 之如秦也言於秦伯曰呂甥卻弼冀芮實為  
 不從若重問以召之 秦賂問聘問之幣 稱  
 尺證反 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蔑不濟矣 蔑無  
 又如字 冬秦伯使冷至報問且召三子 冷至秦大夫  
 郤芮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遂殺不鄭郤舉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三



者襄二十三年下軍  
與帥七人往前申生服度曰上軍之與  
將上軍今七與大夫帥七人屬申生者  
為申生報怨爰盈將襄廿三年下軍與  
下軍故七與大夫與帥七人  
樂氏炫謂服言是

齊召南曰韋昭注晉按大主外主之大  
語曰七與申生下軍者大恩人也  
之與大夫也說同服林註若失衆心安  
義但申生初將下軍能殺里丕之黨豹  
自東山之役乃將上既避禍在外誰能  
軍孔疏於杜注無不逐出其君  
曲護惟此條以劉炫

從服義為是元粹案阮元引陳樹華  
訂服說上軍為下軍謬反謬  
阮元曰公羊疏云左氏經無父字然則  
今諸本有父者衍文  
也趙坦曰十年傳齊侯之志荒矣  
云遂殺平鄭舉及送迎二句見廿二  
七與大夫傳無父字年

則經無父字可知故馮云丕鄭直以亂  
公羊疏云左氏經無誅之與前殺里克  
父字今本左氏經有以說不同  
父字或後人從公穀周語晉侯執玉帛  
經增公穀有父字亦拜不稽首接受與  
衍文息軒曰周之執二傳之異宋云  
八月今之六月木稼自棄自棄其身也  
正殷不得雨則枯蓋繼先也國之有  
以早而零焉爾傳不禮猶木之待幹而  
言早者既厭於前也立禮之主敬猶人  
沈彤曰命謂策命之待車而行也  
周禮內史職凡命諸  
侯及孤卿大夫則策  
命之典命云侯伯七  
命玉謂命圭古禮諸  
侯幾還圭策命新君  
仍賜之息軒曰觀禮云諸侯奉筐服  
加命書于其上并自西階東面大史是  
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是王賜諸  
侯命公與大史命之故王使二人也不

增註

校本

及七與大夫侯伯七命副車七乘左行共華右

行賈華叔堅驪歛纍虎特宮山祁皆里丕之

黨也七子七與大夫○行戶剛反與音丕豹

奔秦丕豹之子言於秦伯曰晉侯背大主而忌

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大主秦也公曰失

衆焉能殺謂殺里違禍誰能出君謂豹避禍

晉殺丕鄭傳

經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以私怨謀亂國

書名罪之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無傳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闕與公俱會齊侯非禮○闕音城門限也秋八

月大雩無傳過冬楚人伐黃

傳十一年春晉侯使以丕鄭之亂來告釋經

今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天玉周

武公周卿士內史過周大夫諸侯即受玉情

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情

於受瑞先自奔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

也敬禮之興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

下昏何以長世為惠公不終張本○夏揚拒

泉臯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門揚

泉臯皆戎邑及諸雜戎居伊水維水之間者今伊闕北有泉亭○拒俱字反王子

左傳

卷五

三十四



遠大史者時或有事以內史代之也  
鳳山曰昏字有死亂二義昭十九年傳  
札癸大昏之昏猶死也廣雅殄死也是  
也楚語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之昏猶亂  
也韋注昏亂也是也元粹案此傳昏字  
當從亂也之解息

軒曰世如賞延於世趙氏云黃冬被伐  
之世謂子孫  
而夏始滅是守以  
惠棟曰是年日食陪待齊救也三時而  
志曰推合庚午朔  
救不至黃何得存  
宣公卒子穆公款  
立

不單言衛楚丘者  
見楚丘未有郭也  
無經而為傳者其  
言必有所為故云  
元粹案馮李肆評齊  
為狄侵衛  
及君幾里耶使人不  
按穀梁以楚滅黃  
為管仲死後事云  
覺失矣  
葉臺山曰是時管仲  
實之盟管仲曰江

尚有何寂無言於黃遠齊而近楚楚  
桓而坐視黃之滅耶若伐而不能救無  
豈其言之而不聽耶以主盟桓公不聽  
噫伯之不能久也如仲死黃滅焉云云  
是 沈彤曰王制曰自齊及黃為幾里  
次國三卿二卿命於耶結一句妙大  
天子一卿命於其君國三卿二卿命於  
正義云次國侯伯也天子乃守臣也  
齊侯辭故二卿命於節當春秋觀之  
天子命於天子者皆時也應當也以上  
謂上卿命於其君者卿禮當其德也謂  
謂之下卿 息軒曰汝功德正而不可  
國高命於天子故謂之宜受此禮往居  
之天子之二守言天汝職按此數語與  
子使之守齊國乃推微子之命類命督  
母之辭耳非天子實作篇世族譜管氏  
命以為齊守臣也 出自周穆王哀十  
惠棟曰杜從賈遠訓六年楚有賢大夫  
節為時案王肅曰春管仲之後也索  
秋聘享之節也 鳳德云世本在仲山

帶召之也王子帶甘昭公也秦晉伐戎以救

周秋晉侯平戎于王為二十四年天黃人不

歸楚貢冬楚人伐黃黃人恃

經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無傳

夏楚人滅黃秋七月冬十有二月丁丑

陳侯杵臼卒無傳遺世子與衛公同盟

十二年春諸侯城衛楚丘之郭懼狄難也

侯之睦于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郟及我九百

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郟楚都王以我難

故討王子帶子帶前年秋王子帶奔齊冬齊

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晉和

管仲辭曰臣賤有司也有天子之守國高在

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莊

二十二年高侯始見經傳二十八八年國歸父

乃見傳歸父之父曰懿仲高侯之子若節春

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節時陪臣敢辭諸侯

日陪王日舅氏伯舅之使余嘉乃勲應乃懿

德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功勳美德

不可忘者不言位而言職者管仲

位卑而執齊政故欲以職尊之 管仲受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山曰越語天節不遠生敬仲夷吾夷吾五年復反韋注節期生武子鳴鳴生桓也節字與此同注恐子啓方生成子非存參履軒曰翼燕孺生莊子盧盧者稱異姓之通言注生悼子其夷夷生迂回惠棟曰應讀襄子武武生景子曰應言廣受女美德耐步非生微耐步也古文皆以應為廣以上皆有諡足知廣雅釋言云應受也其世祀故後之君國曰書微子之子見之數稱之也命予嘉乃德曰篤不但無功業可聞是忘顧云與此語相類以杜不能詳之故而作篤較明古字通云爾按周語愷悌用或傳寫訛未可知與險辰對會子也息軒曰杜別督職兵車之會三為正非王念孫曰受上當有卒字上文管仲辭上卿之禮是欲受下卿之禮也王雖不許而管仲終不敢以上卿自居故曰卒受下卿之禮而還若無卒字則與上文不相應矣

自唐石經始脫卒字而各本皆沿其誤杜林誌志衰息也汪卒受二字即本於正文自帖太平御覽引此並作卒受元粹案校本引史記世本證管氏世系不絕連歲不熟曰荐饑可從探賸辯之最詳彫題亦云是後人觀管氏世祀弗絕而歸美於管仲也言其禮讓獲神祐云爾非管仲生存之時有是論也履軒曰愷悌樂易也是意解耳樂易二字不可分屬若必下字注宜言悌弟也友順之意林註天降之災如水流行無所定止有國家者更迭受也朱子曰百里奚之言去聲雅臨渭絳臨實會渾厚無較計利害之心真賢臣也

增註

校本

卿之禮而還管仲不敢以職自高卒受本位之禮君子曰管氏

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曰愷悌君子

神所勞矣詩大雅愷樂也愷易也言樂易君子為神所勞來故世祀也管仲之後於齊後不復見傳亦舉其無驗○體

開在反○音弟勞力報及困力代反

經十有二年春秋侵衛傳在前夏四月葬陳宣

公無傳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

于鹹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秋九月大雩無傳冬

公子友如齊無傳

傳十三年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王

子帶前年王子帶奔齊言欲復之事畢不與王言不言子帶事

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年乎不十年

王弗召也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

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戍周齊仲孫湫致之戍也致諸侯戍卒于周○冬晉荐饑麥禾皆不為于偽反難乃且反

薦使乞糴于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

施而報君將何求言不損秦○重施而不報

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不義故謂自

里與諸乎百里秦大夫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

救災恤隣道也行道有福至鄭之子豹在秦

請伐晉欲為父報怨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

○三七

左傳

卷五

○三七



陳傳良曰汎舟之役，上又東入坊逆流，為十五年韓之戰起，而東通釋按此役，重大秦人相傳稱

齊召南曰按漢書地之也，林註緣陵，理志北海郡管陵注不序諸侯散辭也，臣贊曰管陵春秋謂但曰諸侯者不繫

之緣陵，萬斯大曰于伯者之辭也，但此鄆李姬也前此何曰大夫者不繫于

以不書歸蓋歸于鄆君之辭也，釋文子為世子時公不自鄆本或作繪按外

主其昏也今來寧何傳穀梁史記皆繪以不書既詳其遇防宣十六年成周宜

使朝之事則來寧自榘火是災也如此見不必書也李姬何崩是害也穆公

以不繫鄆下云及鄆卒子莊公甲午立子知為鄆子夫人也

先儒多從二傳謂姬自擇配使來請已此傷風敗類之尤問問尚不屑焉堂堂魯君之女肯出此乎趙子常云使來請已者謂公怒其不朝而止姬姬使鄆子因朝而請已如此則三傳可通為一庚子事理無礙或疑明年李姬歸鄆為始嫁之文獨不見紀叔姬之歸鄆非始嫁亦書乎若以叔姬繫紀李姬不繫鄆為疑則李姬今年已見明年歸鄆自從省文叔姬則歸鄆不歸紀不繫紀則別一叔姬矣 臧琳曰正義曰服虔云沙山名鹿山足林屬於山曰鹿取穀梁為說也案以沙為山名本

漢志所載左氏舊義

非取穀梁為說鹿字元年齊師宋師曹

之訓本諸穀梁與左師城邢傳稱具邢

氏沙為山名正合杜器用而還之師無

氏統言沙鹿為山名私焉具列三國之

失古人正名之證矣師者美之也凡不

阮元曰案晉書地歷序其人總言諸

里志元城屬陽平郡侯者譏之也襄州

諸本誤作平陽二十年某人某人會于

三年傳出於五鹿注澶淵傳曰為宋災

亦云陽平元城縣故諸侯之大夫會

履軒曰據左傳後年以謀歸宋財既而

書歸是還歸之婦非無歸故不書大夫

謂嫁為歸之婦注更名而林人也

嫁之文無所當傳按國主山川成五

遜曰杜謂射惠公年傳又主謂主祭

鼻隄以晉語惠公稱猶東蒙之主周語

射隄故杜本之考國依山川崩崩川

晉語韋昭注云諸侯禍亡之徵也

謂異姓大夫為舅則按張衡傳皮附河

秦於是乎輸粟于晉自雍及絳相繼雍秦國都絳晉國都命之曰汎舟之役從渭水運入河汾

經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緣陵杞邑辟淮夷遷都于緣陵

夏六月李姬及鄆子遇于防使鄆子來朝季魯女鄆夫人也鄆子本無朝志為李姬所召而來故言使鄆子來朝鄆國今琅邪鄆縣

鄆似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沙鹿山名平陽元綾反城縣東有沙鹿土

山在晉地災害繫於狄侵鄭無傳冬蔡侯胙卒所災所害故不繫國

無傳未同盟而赴以名許乙反

傳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闕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而去為夫不書而國別稱人今此摠曰諸侯君臣之辭不言城杞杞未遷也

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鄆子之不朝也來寧不書而後年書歸鄆更嫁之文也明公絕鄆昏既來朝而還

夏遇于防而使來朝秋八月辛卯沙鹿崩晉上偃曰明年將有大咎幾亡國國之主山川崩川竭亡九反機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

鄭曰若施無親慶鄭晉大夫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隣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號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校本

增註



通稱耳前言小戎子

生夷吾號射既非戎

人非惠公舅可知

則非惠公舅杜偶

句噴難曉林注此皆

是者無信失援也然

者思與斃也二說皆

永安是指今日開羅

事言今日車正犯無

信思作失援必斃之

禍也元粹案林注恨

言惠公必以閉羅此

舉為悔一說此非論

於君前者君字指號

射春秋時同輩相謂

曰君恐非再朝之事

履軒曰倍公十年如

齊至是復如齊是為

五年一朝則可注不

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號射惠公舅也皮以喻所許秦城毛

與之糶猶無皮而施毛○傳音附

信昔鄰患孰恤之無信患作失援必斃是則

然矣號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

言與秦粟不足解慶鄭曰昔施幸災民所弃

也近猶讎之况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

哉

經十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無傳諸侯五年再相朝禮

也例在文楚人伐徐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

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牡丘牡丘地遂

次于匡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公孫教師帥及諸侯

之大夫救徐公孫教師慶父之子諸侯既盟次

具列國夏五月日有食之秋七月齊師曹師

伐厲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八月螽為災九月公至

自會季姬歸于郕無傳來寧不書此書者以明中絕○申丁仲夾

又如己卯晦震夷伯之廟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

震者雷電擊之冬宋人伐曹楚人敗徐于婁

林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圍力侯反十有一月壬戌晉

侯及秦伯戰于韓獲晉侯例得大夫曰獲晉

歸不書敗績晉師不大崩○腹皮逼反

其宜也不必言從臣例息軒曰獲執

者或於會或於國如衛公處公是也如

履軒曰凡諸侯書執

郡國志下邳徐縣有夫死生皆稱獲國

樓亭或曰古婁林君生獲曰以婦

故賴國馬宗璉曰昭廿三年傳例大

或作賴也司馬彪曰十六年甲午晦也

汝南褒侯縣有賴亭

五年釋文云厲舊音長曆推之己卯晦

賴則知厲與賴小一月九月也春秋

國古字通故或作厲書晦者二此與成

可曉

惠棟曰案桓十三年稱之不知夷伯為

傳云楚子使賴人追誰又不知今之展

之杜注與此略同昭氏為誰故謾言祖

四年經云楚伐吳遂父耳玉藻士於君

滅賴公羊傳于此年所言大夫沒矣則

賴作厲秋文云厲如稱謚若字是大夫

字又音賴公羊傳十既沒禮書其字

增註

校本



軍同而勢異彼不敢抗則謂之執抗不  
敢就執則謂之獲不言以婦者穆姬以  
死要秦伯秦伯不敢將晉侯以入國舍  
諸靈龜故不言以婦  
皆從實而書之耳杜林註次以待大夫  
大謬履軒曰不書之救齊之急此可  
朔者食在朔之前後知莊廿八年傳  
日也不書日者是後獻公娶于賈無子  
世傳寫之失耳若當今言次妃蓋別有  
時史官欲失之而不所見按次當作正  
能焉傳以為官失之誤寫也晉語許  
妄已元粹案此說未里克以田百萬許  
蓋詳見于隱三年可不鄭以田七十萬  
參看惠棟曰案獻晉以河北為內河  
公取于賈則是正妃南為外略界也列  
為惠公之適母何須城謂城之大者三  
穆姬之屬唐尚書曰十年傳稱許君焦  
賈君申生妃故傳十取蓋五城之二萃  
年傳云夷吾無禮此山而東盡魏之東  
為近之息軒曰賈界其間有五城也

**傳十五年春楚人伐徐徐即諸夏故也三月**  
**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  
葵丘盟在九年  
**孟**  
**穆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  
**待之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  
**也秋伐厲以救徐也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  
**賈君焉**  
晉侯入在九年穆姬申生姊秦穆夫  
人賈君晉獻公次妃賈女也屬音  
**燭且曰盡納羣公子**  
羣公子晉武獻之族宜  
二年傳曰驪姬之亂詛  
**無畜群公子**  
○圖莊據反  
**晉侯悉於賈君又不納羣公子**  
**是以穆姬怨之晉侯許賂中大夫**  
中大夫國  
內執政里  
**等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

**號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  
河南  
也東盡號略從河南而東盡魏界也解梁城  
今河東解縣也華山在弘農華陰縣西南○

**晉饑秦輸之粟**  
在十年秦饑晉閉之糴在  
三年  
**秦饑晉閉之糴**  
在十年  
**故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  
徒父秦之黨  
龜上者卜人

**而用筮不能通二易之占**  
**故據其所見雜占而言之**  
**涉河侯車敗詰之**  
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  
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圖起吉反  
**對曰乃**

**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  
巽下  
艮上  
**蠱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

**必其君也**  
於周易利涉大川往有事也亦秦  
勝晉之卦也今此所言蓋卜筮書  
**雜辭以狐蠱為君其義欲以喻晉惠公其蠱**  
**象未聞○因起居反又起據反一起呂反**

君申生妃申生穆姬解梁在河北非五  
同母弟故屬其妃惠城之數卦遇蠱  
說是也但夷吾無禮不引周易故知其  
謂改葬說見于十年據雜占涉河二句  
傳傳遜曰劉炫云蓋亦繇辭晉侯之  
成十六年筮卦遇復乘車三度敗壞而  
云南國賦射其元王去三度之後而獲  
中其目則筮法亦用晉君故大吉序卦  
雜占不必皆取周易曰蠱者事也故云  
注不能通三易非也往有事也狐性能  
又案周禮大卜掌三惑蠱故當惠公必  
兆三易三夢之法則其者臆度之辭此  
卜人固兼筮矣伺筮難解故杜舍傳  
巷曰按韓之戰晉侯文以周易言之邵  
車敗軍亦敗其見於氏曰去猶筮法所  
占蠱明是二事杜硬謂除也以三除之  
執為車敗一事故難每除三百三十三  
通三敗必獲晉君三則三除所剩唯一  
敗及韓明指軍敗于此一即雄狐也備  
乘三去亦是形容軍考

增註 校本

五傳

六

三十一



敗之狀只侯車敗一句言晉侯車壞後來晉戎馬還澤而止秦獲晉侯以歸其兆的然卜徒父特摘此一句以弁包晉侯車壞及為禽車其語簡短秦伯不能再詰之因舉勝敵之謀以折其疑三敗再見皆敗晉軍也秦已三敗晉軍猶進而不止遂至韓勢不可當故晉侯曰寇深矣若之何前後叙次本自瞭然陸繁解三敗及韓曰三敗謂晉師與秦戰而敗也杜緣上文卜人之言遂以為車壞其說拘而陋矣陸不失大旨但解三敗不為秦敗晉師而為晉軍敗失語之實主故三敗及韓四字破碎不相承接顧炎武曰邵氏曰千乘侯國之車數也去猶算法所謂除也以三除法除之每除三百三十三則三除所剩唯一非獲其君而何案此與咸十六年筮並是夏商之占如連山歸藏之類故不言易息軒曰蠱卦自三至五為震震為車三位為諸侯大國千乘故云千乘自初教至三始得震初爻故曰三去三去即三敗也餘猶後也艮為鼠狐陰獸亦鼠類也六五以陰居君位乃雄狐之象艮又為止止猶獲也故曰獲其雄狐蠱害也此以卦名紜繇繇言雄狐見害是必獲其君顧引邵氏以去為除惠士奇以去為隄訓為遷皆非蘭園曰三去即上文三敗蠱以壞敗名故其敗不止一若以卦體言之柔退二而居初退六而居五艮剛止與柔止進不得有三去之象五屈上之下為獲雄狐之象狐邪媚之獸為陰類五以柔居剛即雄狐也又狐之能蠱惑人者即五也是其所獲者必君也故又云夫狐蠱必其君也以上言三敗必獲晉君之義此以下乃言晉必得敗之象惠棟曰狐無喻君之理齊詩有雄狐謂襄公也齊襄通于文姜晉惠通于賈君故以狐為君傳遜曰狐蠱雄狐之誤此必頂上畫卦從下而始故文雄狐而言存參下為內上為外貞履軒曰秦敗晉前軍悔出洪範先為下三次而深入也注泥體以上卦重之故占辭為晉侯車壞非下為貞貞正也從也且卜右在及韓之下而上物極則悔後則三敗之戰晉侯故上為悔內為身

未嘗歸陣也息軒外為他人故秦內曰韓在河東秦師涉卦為風晉外卦為河及韓故云深矣惠棟曰三壞謂晉軍棟據戰國策高誘注之車非晉侯親乘訓深為盛非鳳山之車杜言侯車者曰水土也地本作成上文也林注及空故曰水土而對人韓秦師進至韓也心字中庸上律天時韋云寇深入境深下發亦上亦同例也異產謂他國所字鼎曰道字林氏以獻之馬哀元年傳為道路非也大事豈註易及也人欲東必於其國乎此謂御而馬反西蓋常時法也龍洲曰納猶從人及懼失其度使也進退惟其所使發其本性也馬之伺巷曰資自資易亂氣狡戾而情滿自易注合為一非與陰血偏身而動作人易只是與人相反張脈動起血在膚及懼而驚亂人欲東內故稱陰血既動而馬西人欲進而馬作脈必張起氣憤退是與人相反也於外內必乾燥附

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巽為風秦象艮為山晉象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九月夏之七月孟秋也艮為山山有木今歲實已秋風吹落山水之實則材為人所取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晉侯謂慶鄭曰寇深矣若之何對曰君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上右慶鄭吉弗使惡其不孫不夷吾之多忌步揚御戎家僕徒為右步揚卻乘小駟鄭入也鄭所獻馬名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變易人意亂氣狡憤陰血周作張脈僨與外彊中乾僨戾也僨動也氣狡憤於外則血脈必周身而作隨氣張動外雖有彊形而內實乾竭○價扶粉反張中莖反價方問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五

三



蘭園曰王登樓賦註云債當作債誤氣交憤於胸臆李善寫也林註秦之引杜此注云交庚也蘭志倍猶未止四交狡通又云慎滿胸夫尚不可押況晉中是亂氣之狡庚憤秦敵國其可以師於中也杜強以下文狙我乎定列定諸外疆配此句陰血二僕之位也附註列句配中乾云氣狹憤謂單列晉侯自言於外非也鄭康成能合衆故以是答曰憤怒氣充實也之今玩內外傳文陸祭曰注債動也案似為朝位債儘也似非動義疑

當作濟湧也或作墳起也蘭園曰朱云秦之戰士不止倍我也又曰朱云初狎也言一夫尚不可狎而侮之況我有一國可受其狎侮而不敵乎息軒曰快習也習以為常也蘭園曰列爵位之班也陸云師之伍列也晉侯自言能合其衆故秦伯以是復之絕不協又意壬戌恐與經十一

伺巷曰還澤者陷月壬戌相亂故顯於泥中廻旋彷徨而尋之經從起也不肯進也陳仁錫曰還字句一說盤旋謂遇泥潭盤旋而不于泥潭而不進也進此說得之宣十二馮云輅訓迎此死至傳少進馬還法還字做活字用法不便旋不進正義柳扇必作迂字讀林注風進故馬便旋而不慶鄭不知其將獲能進知注便旋為盤秦伯呼使救惠公旋之意或解此注便遂誤其軍周禮夏旋為小便非也蘭官教安舍註軍有園曰慶鄭怨公不欲草止法說者因謂其勝秦故見秦伯將晉人壞形毀服不見獲以宜救公誤韓能復相識故今用簡遂以此失秦伯也裴舍法注疑作拔林注非履軒曰狐舍草止毀服未詳突見太子亦夢耳故朱云申生曰敝于此稱妖夢注拘甚且韓故我將晉君西文意不通踐如字行厭息此語以至履行也伺巷曰豈與下請以入應不

增註 校本

晉侯逆秦師使韓簡視師韓簡晉大夫復曰

師少於我鬪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

謂奔梁入用其寵為秦所納饑食其粟三施而無

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

公曰一夫不可狃況國乎狃狃也言辟秦則使杖來○施式氏

又時設反遂便請戰曰寡人不佞能合其

衆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逃命秦伯使

公孫枝對曰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

列猶吾憂也列位也苟列定矣敢不承命韓簡

退曰吾幸而得囚得囚為幸壬戌戰于韓原

九月十日晉戎馬還澤而止澤泥也還便旋也

中○澤乃定公號慶鄭慶鄭曰復諫違卜復

也○鬪戶刀固敗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

由靡御韓簡號射為右輅秦伯將止之輅迎

獲也○輅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

侯以歸經書十一月壬戌晉大夫反首拔舍

從之反首亂頭髮下垂也拔草舍秦伯使辭

焉曰二三子何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

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以至狐突不寐而與

夢申生言帝許罰有罪今將晉君而西以晉

厭息此語踐厭也○鬪於丹反又於輅反晉

三十一



敢以至言從君而西終執之婦蔡也林特一時欲以踐妖夢豈敢至于甚史非信繫縛以入國不記蔡將以惠公祀復縱婦也林注豈敢上帝是也或曰厭至於已甚僻澀不通避厭也田敬仲世履軒曰登臺自固家贊違厭非祥登也以絕人救應焉履弘二子名故林以薪生于薪上也以示簡壁為二女名列將焚死注謬甚又女傳一人名杜用曰使以免服衰經逆之按穆公有女弄使人齋喪服以迎蔡玉與此簡壁同否伯也意謂我死蔡伯哀八年邾子無道當服是服耳以要之具囚諸樓臺拊之也以字可見其意下以棘蓋古官閉法支喪婦句與此相應傳氏謂履軒不欲息軒曰且告者使自焚死亦有理梓之告登臺燬薪之狀當作拊樓臺也圍也案自曰上天至也始死則免服成裁之四十二字諸家則衰經曰以下四皆從祝文為後人疑于七字檢古本皆

增似是又案祝文云無蓋後人所妄增四十七字當作四十也故杜於廿二年二字履軒曰周之傳始解婢子矣夕故臺蓋既廢而靈臺死朝死是初制語為地名也縱今臺存朱註喪字句焉用亦舍之臺傍之地耳之將安所用之也注拘矣存參字辨何有何所獲之有曰何有猶何取王也我既云豈敢以引之曰重字義不可至今執之以入是通重疑當作動謂晉為無信漢書注葉大夫反首拔舍以感其前言如食而消動我也詳于述聞難任難當其鋒也陸祭曰食言者謂言前曰皇天后土聞而不行若自食之注君豈敢以至之言非履軒曰任負擔故晉人在下風而之也何菴曰聚惡請之是以天地要只是增罪積惡之意也按蔡伯前言夷吾不良之人若縱非其本心蓋亦節令返國必復增積罪辭及感晉大夫穆惡貽毒於我注非姬而後有婦之心

大夫三拜稽首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群臣敢在下風穆姬聞晉

侯將至以天子幣弘與女簡壁登臺而履薪

焉帶康公名弘其母弟也簡壁幣弘姊妹古之宮閉者皆居之臺以抗絕之穆姬欲自

罪故登臺而荐之以薪左右上下者皆履柴乃得通使以免服

衰經逆且告免衰經遭喪之服令行人服此服迎蔡伯且告將以耻辱自殺

○兔音問雷反經大結反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匪以

玉帛相見而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

夕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

靈臺在京北鄆縣周之故臺亦所以抗絕令不得通外內大夫請以入

公曰獲晉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晉侯入則夫人或自殺大夫其何有焉何有猶且晉人

感憂以重我謂反首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

重其怒也我食吾言背天地也食消也重怒

難任背天不祥必歸晉君任音壬公子繫曰

不如殺之無聚惡焉公子繫秦大夫恐夷吾歸復相聚為惡○繫張執反

得反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子必得大成晉未

可滅而殺其君祗以成惡音置且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史佚周武王無怙亂恃人亂無

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乃許晉平晉侯使卻

增註 校本



息軒曰惡如周鄭交也補正呂氏也蓋惡之惡言成秦晉相兼食瑕陰一邑故惡之禍也方苞曰又曰陰飴甥附註注瑕呂姓非也瑕河云教之足矣言字上邑蓋飴甥米地而疑行按上十時日呂則其姓故下稱呂也爰易也舊入公甥既舉瑕復舉陰者改易與所賞之並食一邑猶延州來按爰猶爰書之也林雲銘曰以卻爰換也詩畔援即乞自秦至教其假惠畔換外傳作轅說公命告群臣惠棟文作起謂以田相曰貳副也坊記曰孝換易也亡謂喪以事君弟以事長示亡在外也周禮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卿大夫以歲時登君不謀往惟上之日天家之衆辨兵可稱貳君息軒曰貳任者今使州長爲儲貳圍爲太子故曰之者州長管人少貳圍外傳云其改置督察易精故也以代圍杜取以解此傳文義反晦履軒曰聞上貳圍之語

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郤乞晉大夫也瑕呂飴名飴甥字子金晉侯聞秦將許之許之平故告呂甥召使迎之○飴音怡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先賞之於朝且告之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上貳圍也貳代也圍惠公大夫子懷公衆皆哭哀君不還國晉於是乎作爰田分公田之稅應入公者爰之於所召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群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何爲而可對曰往繕以輔孺子征賦也繕治也孺子天子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群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庶有益乎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五黨爲州州二千五百家也因此又使州長各

晉悲哀不待問哀何事且上有雖婦句則非哀不選明矣陸祭曰爰國語作轅注曰易也爲易田之法以賞衆漢書地理志制轅田注曰周制田三年一易以同美惡食貨志所謂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是也說文作起徐鍇曰爰轅皆假借此乃正字謂以田相換易也馬宗建曰漢書食貨志云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爲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爲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爲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爰其處雖案周制三年易田自是美惡相均無貧富不均之患晉自武公得國以後授田之制不均或有得不易上田者不復以中下之田相易今晉惠欲加惠於國人或於平昔易田之外別加厚焉服虔云爰易也賞衆以田易其疆畔所謂易其疆畔者正是分別其一易再易之田界以施恩於國人也若如賈逵以田出車賦之解晉惠當去國之時民心未定豈復更張田法以驚擾愚民邪且與下文惠之至也不貫以子慎之說爲優矣息軒曰甲兵藏於公府今欲益多之故又使每州作之又曰當時史皆能占不必言上茲杜注非也蘭園曰士判羊四句是婦妹上六爰爰兌悅少女震動長可援爰卦解之陸云男悅以動故爲婦杜解當云兌爲少女妹兌澤離火火動今言離爲中女讓良而上澤動而下故是又曰兌西方之爲睽睽乖也卦刺卦爲西鄰之象服虔也兌爲羊羊謂三謂三五互坎坎爲月也離爲戈兵三至月出在西爲西鄰其五有坎坎爲血血義迂兌爲口舌又有在羊上是用兵刺責言之象互坎故爲羊無血也震爲竹不可償以上皆就本竹爲簾震爰爲離

遇歸妹三三上歸妹之睽三三妹上六變而爲史蕪占之曰不吉史蕪晉上其繇曰士判羊亦無益也女承筐亦無貺也周易歸妹上六爻辭也益血也貺賜也也判羊士之功承筐女之職上六無應所求不獲故下判無血上承無實不吉之象也離爲中女震爲長男故稱士女○直救西鄰責言不反判苦圭反音荒申丁仲反

增註 校本



卦論之 息軒曰婦離為火火動而上  
 妹二句言直以卦名其施不下故篋無  
 占之猶且無助也 實也按女指兌杜  
 履軒曰士到至無相謂離為中女偶失  
 也為繇辭其詞可檢考附註中女直象  
 蓋小象之類正義以及貴如字西鄰以  
 為史蘇衍卦意而為下史蘇敷衍卦義  
 辭非也震之離以下而言之何氏云兌  
 乃史蘇之言存參 西為泰震為言上  
 息軒曰易無再變之六爻則言渝故不  
 法而云亦離之震者可償嫁女欲求其  
 震之離為雷為火離助變而為睽兩情  
 之震亦為雷為火欲相違故曰歸妹之  
 極言火熾之意故反睽猶無相也自三  
 復言之耳 又曰內至五體坎為車雷  
 卦為主晉也外卦為電交作車不能行  
 客泰也內卦兌為水故為脫輓輓車下  
 為澤水能克火然火伏兌以繩縛于軸  
 熾反滅水外卦震震故又名縛震離為  
 為離為雷為火是火火爻之下休有坎

氣火盛猶一杯水救萬旗象離火在  
 一車薪之火不唯不七故為焚之三上  
 能克立致消滅故曰敵應上體震為木  
 為羸敗姬 又曰輓三體兌為金木與  
 伏兔也縛於軸上以金遇必為金所勝  
 承輓脫之則輓不能兌在酉故為羸敗  
 安於軸上兌為解脫 姬震兌兌妹震水  
 六二不與上六相應變離火火自水生  
 故曰車說其輓以喻以震為父則兌金  
 晉軍上下不相應援為姑矣木既為金  
 之意 服虔曰震為所克則姪无所依  
 龍龜為諸侯旗震之故為從姑但宗丘  
 離故火焚其旗也 高粱不可曉也丘  
 王引之曰宗丘晉地 叶區韓有先君宗  
 韓原之別名杜氏春 廟故曰宗丘陰陽  
 秋土地名曰韓韓原 書以為春則水玉  
 宗丘三名故韓國是火相土死金凶水  
 也蓋韓原之地有丘 休時日旺相謂此  
 曰宗丘故韓原又名也附註杜註離為  
 宗丘也 陸榮曰劉火火自水生復云

增註

校本

可償也 將嫁女於西而遇不吉之卦故知有責  
 讓之言不可報償 ○鄰賈音債又如字  
 市亮反 歸妹之睽猶無相也 歸妹女嫁之卦  
 又音常 睽之離亦離之震 睽乖離之象故  
 曰無相相助也 震之離亦離之震 二卦變而為  
 ○相息亮反 震之離亦離之震 氣相通而為  
 雷為火為羸敗姬 羸秦姓姬晉姓震為雷離為  
 火火動熾而害其母女嫁反  
 害其家之象故 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  
 曰為羸敗姬 車說其輓火焚其旗不利行師  
 敗于宗丘 輓車下縛也丘猶邑也 震為車離  
 在離則失位故火焚旗言皆失車火之用也車  
 敗旗焚故不利行師火還害母故敗不出國近  
 在宗邑 ○說吐沽 反輓音福又音服歸妹睽孤寇張之弧 此睽上  
 也處睽之極故曰睽孤失位孤絕故 九爻辭  
 遇寇難而有弓矢之警皆不吉之象 姪其從姑  
 震為木離為火火從木生離為震妹於兌為姑  
 謂我姪者我謂之姑謂子圍箕泰 ○圍待結矣

字林丈 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奔其家 逋亡也  
 一反 婦懷羸 ○明年其死於高粱之虛 惠公死之  
 通補吾反 入殺懷公于高粱高粱晉地在平陽楊氏縣西  
 南凡筮者用周易則其象可推非此而往則臨  
 時占者或取於象或取於氣或取於時曰王  
 相以成其占若盡附會以象象則構虛而不  
 經故略言其歸趣他皆效此 ○ 及惠公在秦  
 去魚反 于况反 相息亮反 曰先君若從史蕪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  
 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  
 滋滋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及可數乎史蕪  
 是占勿從何益 言龜以象示筮以數告象數  
 相因而生然後有占占所以  
 知吉凶不能變吉凶故先君敗德非筮數所  
 生雖復不從史蕪不能益禍 ○ 因音扶先君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用熙曰震為離是於火為姑未詳其  
 姪從姑之象此但取義凡物生而後  
 男女為姑姪非取長有其形象既為形  
 次之義也王引之象而滋多滋多而  
 曰震以陽爻為主而始有數頭敗德  
 陽爻在下離以陰爻謂廢嫡立庶也龜  
 為主而陰爻在中離從後知因嫁女  
 之陰高於震之陽爻于秦見著兆耳史  
 一位故震以男而為蘇此占從與不從  
 從離以女而為姑是無益損於禍矣傳  
 穆姬與子圍為姑姪傳同聚語也傳傳  
 之象也此以爻之高者多言相說背  
 下為其行輩與說卦則相憎主於競逐  
 傳所謂震為長男離為惡者由入耳  
 為中女者殊義何得智者知此聖人欲  
 以震兄離妹說之乎以懼愚人也中人  
 凡卦爻而之他則曰亦信此妖祥之事  
 從索杜注各本作由身所行不妄動  
 於火為姑義不通沈作易云聖人以神  
 形曰火當作兒今從道設教林誌戎

息軒曰自初教狄謂秦寧可事戎  
 至六故曰六年上六狄以為君言欲致  
 憂有去故就新之象死于秦待秦歸  
 故曰其通陰變為陽惠公之命也  
 陽貴陰賤固實於秦  
 賤也歸其國則為太子貴也故曰逃歸  
 其國之卦為睽即棄其家之象蘭園  
 曰子圍以十六年質秦二十二年逃歸  
 二十三年惠公卒二十四年重耳殺懷  
 公子高梁是死于高梁在惠公死之明  
 年然明年字緊承接上文則不得為惠  
 公死之明年且惠公之死何與此有干  
 涉孔疏謂以爻正言猶是逃歸之明年  
 也索強亦甚中井云  
 於子圍歸之年則一役服虔即指韓  
 歲占辭謂其大槩耳戰之役杜謂直論  
 問一歲亦不妨於明承事於秦未有深  
 年誠然息軒曰卦利未必肯納故假  
 盡於六虛此占本不稱君子之意以為  
 吉卦盡則福盡明年君納晉君可以更

增註

校本

之敗德及絕句可數乎一讀及  
 可數乎數色主及覆扶又反詩曰下民之

孽匪降自天傳者背憎職競由人詩小雅言下民之有邪

惡非天所降傳者面語背相憎疾皆人競所  
 主作因以諷諫惠公有以召此禍也○傳尊

本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隱焉

隱惡非法所得尊貴罪所不加是以聖人因  
 天地之變自然之妖以感動之知達之主則

識先聖之情以自厲中下之主亦信妖祥冬  
 以不妄神道助教唯此為深○知音智

宋人伐曹討舊怨也莊十四年曹與諸侯伐宋楚敗徐于

婁林徐恃救也特齊救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

盟于王城陰飴甥即召甥也食采於陰故曰王城秦地馮翊臨晉縣東

有王城今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

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痛其親為秦所殺不憚征繕

以立圍也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君子愛其君

而知其罪不憚征繕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

死無二以此不和秦伯曰國謂君何對曰小

人感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我

毒秦秦豈歸君毒謂三君子曰我知罪矣秦

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

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言還惠公使諸

侯威服復可當一事之功秦可以霸納而不

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

左傳

卷五

三十五



在六畫之外故曰明當一事之功所以年其死乾上九象曰深勸泰伯也始納高而無民是上爻有之是德也今廢之

之上故曰死于高深今出奔不待戮是之虛 林注先君呀使君失刑也 行當致喪敗之德及今言之可一一教之

乎傳遜曰初讀之似林說明然與上文不協且獻公之敗德非唯立驪姬一事而云宋世家云箕子者不可一一教稍過矣紂親戚也鄭玄王故仍杜但以及字為庸以為紂之諸父句非也及可教乎猶云教可及乎蓋倒字法也 何蕃曰敗

德只是凶德及可教乎猶云不可教杜解以教為象教之教殆不通林注大失文義然獻公百失由驪姬謂不可一一教未始為過傳曰非唯立驪姬一事而

又謂云不可一一教稍過矣上下不相照顧非倒字之解鑿 息軒曰獻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自取非獻公敗德所致蓋夷吾悞謀韓簡知其不可直諫故固其言以諷之耳 蘭園曰史蘓是占勿從何益言既敗德之所致則前日不從史蘓之占何足益今日之禍言外謂從其占亦必不能免禍杜云雖復不從史蘓不能益禍蓋亦此意陸規杜云雖不從史蘓之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固非傳謂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省文耳此言不從以見從耳非省文古人語往往有此類 履軒曰引詩亦尤獻公也 馬宗璉曰孟子王若隱其無罪趙岐注隱痛也論語修德孔安國注惡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德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杜注本劉歆說 履軒曰左氏深信妖祥奉之如律令杜氏則不甚信之輒回護作說故其解多齟齬皆不足辨他並微之 林雲銘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不憚征繇所以為報警報德之地也語意雖似却骨却根前此作州兵來亦非空談其言不和處正所以極言其和若直言和則半字道不出矣細思方知其妙 魏禧曰君子心寬恕不憂 履軒曰一彼句緊接下文一彼猶言一舉也指貳執服舍言秦定霸業在此一舉也服度云一彼者謂韓戰之役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蘭園曰案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不言其為何親鄭玄王肅則以為紂之諸父杜以為紂之庶兄蓋誤以微子為箕子也

吾心也改館晉侯饋七牢焉牛羊豕豕各一蛾析

謂慶鄭曰盍行乎蛾析晉大夫也對曰

陷君於敗謂呼不往誤敗而不死又使失刑

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

歸丁丑殺慶鄭而後入丁丑月二十九日是歲晉又

饑秦伯又餼之粟曰吾怨其君而矜其民且

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

可冀乎唐叔晉始封之君武王之子箕子殷王帝乙之子紂之庶兄○蘭許氣反

姑樹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晉河東置

官司焉征賦四年傳驪姬既其中大夫成謀此傳晉許賂中大夫二中大夫所指不同疏無明說

又謂云不可一一教稍過矣上下不相照顧非倒字之解鑿 息軒曰獻公固多敗德然韓原之禍乃夷吾自取非獻公敗德所致蓋夷吾悞謀韓簡知其不可直諫故固其言以諷之耳 蘭園曰史蘓是占勿從何益言既敗德之所致則前日不從史蘓之占何足益今日之禍言外謂從其占亦必不能免禍杜云雖復不從史蘓不能益禍蓋亦此意陸規杜云雖不從史蘓之占亦何益矣明其無救於敗也固非傳謂敗德已定從不從皆無益省文耳此言不從以見從耳非省文古人語往往有此類 履軒曰引詩亦尤獻公也 馬宗璉曰孟子王若隱其無罪趙岐注隱痛也論語修德孔安國注惡也漢五行志劉歆以為人道所不及則天震之展氏有隱德故天加誅於其祖夷伯之廟以譴告之也杜注本劉歆說 履軒曰左氏深信妖祥奉之如律令杜氏則不甚信之輒回護作說故其解多齟齬皆不足辨他並微之 林雲銘曰君子小人以位言之不憚征繇所以為報警報德之地也語意雖似却骨却根前此作州兵來亦非空談其言不和處正所以極言其和若直言和則半字道不出矣細思方知其妙 魏禧曰君子心寬恕不憂 履軒曰一彼句緊接下文一彼猶言一舉也指貳執服舍言秦定霸業在此一舉也服度云一彼者謂韓戰之役本上貳而執之服而舍之而言其說當矣 蘭園曰案宋世家云箕子紂之親戚也不言其為何親鄭玄王肅則以為紂之諸父杜以為紂之庶兄蓋誤以微子為箕子也

增註

校本

增註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五



○傳元年分災 分甫問反又如字  
陸祭曰曲禮分毋求多秋文音扶問反  
是也

案本又下有苑也二字本或苑作苑非也  
○傳四年乘而 乘繩證反 陸祭曰  
乘如字 ○卓子 卓吐濁反 陸祭  
曰卓讀如字 ○辯焉 辯兵免反  
陸祭曰辯平免反

增註

僖經元年觀釁許觀 傳復入 扶又反 常準之尹人潰

戶內撰具 仕音反 州長 丁丈準一音力 為魯于偽無

厭於鹽汶陽問萊蕪來經二年見經賢通貫古亂傳

宮之奇 其宐反 伐鄭 丁亡以說 悅音賄故 呼罪 惡貪 烏路

故為于偽反 貂豎 上主 擅費 時戰 漏洩 息列反又

經三年下邳反 皮悲 僮廬江力居 傳為陽于偽 鄭難

乃且 困 又音 經四年召陵 上照反 濤塗 桃音與謀 音預 傳

所近 附近 大公 注音泰 公夷 釋音夾輔 古洽反 舊夸 苦瓜

齊竟 音境 不共 本亦作 供縮 所六 裏 音菩 子丁 苞 厥

音軌本或作包軌 守 手又 溺 乃歷 水濱 音賓 故復 扶又

左傳 卷五

三十八



之好呼報反及下之費芳味反郊音談資糧音良齊侯說音悅衮

古本反不如依字讀或一音而據反攘如羊反薰詩云猶音由易消以

反歸胙才故反姬寘之或反犬斃婢世反經五年惡用鳥路反

越竟音境自為于偽反復稱扶又反軌音大言易以或反傳而書

本或作而書審別彼列反寘薪之或反譴讓奔戰反焉用於

反茸如容反披音普不校音教乃徇似俊反踰垣音垣袂音世

反樓櫓音魯秋諸侯盟本或此下更有三字非撫女音汝侯復扶

反六年經注同大伯音泰下吾享與兩反晉使所吏反不臘力盍反

童謠音遙不見賢遍反振振音真鶉之述春反及又傳說音悅

近日附近反已上時掌反童齒一音耻嬉戲許宜反或中丁

反經六年傳以見賢遍反各罷扶買反經直結反輿櫬

初觀反其縛如字舊反經七年方與音房泥母一音甯王傳

何憚徒且反請下戶嫁反朝不如字疵瑕似斯反及又罪釁許

反下政狹洽音釁隙去逆反覆音芳替矣他計反雖復扶

反介於音界堵叔丁古反惡大叔鳥路反及大音經八年

未與音預大廟音泰傳不耐音附茲父音甫目夷長丁丈反經

九年不復扶又反殤式羊反而笄古兮反之冠古喚反相比毗

反故重直用反不與音預殺其如字又音殺傳脩好報

反下于好侯胙才素反一級音急咫尺之反顛隊直類反

今本復西扶又反及下縣藐音玄猜七才反焉辟於虔反及下

○傳五年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  
臺以望絕句 陸彙曰而書絕句 元  
粹案本書前後脫秋文此條 ○均服  
均如字 陸彙曰周禮繡純鄭司農  
云純讀均服之均依其說則均當音準  
蓋傳讀之異 案本書又脫秋文此條  
○之旒 陸彙曰劉攽曰司馬溫公  
論九旗之名旗與旒相近緩急何以異  
別詳夜向晨言觀其旒左傳龍尾伏晨  
取辨之旒以此驗之旒當為并音周人  
語轉為旒耳亦如關中以中為蒸青為  
蕞也今案說文旒從斤得聲當為并無  
疑後人音渠希切非也

陸彙曰十五年衰經音大結反是也

陸彙曰疵才咨反

○傳九年法劍 劍古堯反又音昭  
陸彙曰音昭是也

增註

左傳 卷五



同 今復扶反 重發直用反 陽音習 易出易入並以反 不好呼報反

反 長亦丁丈反 不僭子念反 無好呼報反 無惡鳥路反 宋

治直吏反 經十年傳不篡初患反 共大子本亦作恭 故復扶反

文及 界秦必利反 不歆許金反 西偏匹餘反 所馮皮冰反 七

乘繩證 山祁巨支反 背大音佩 經十一年踰闕一音況

反 傳受玉惰徒臥反 臯古刀反 經十二年杵臼昌呂反 傳始

見賢遍及 陪臣步回反 之使所吏反 督音篤 凱本又作愷

悌本亦作弟 凱樂音洛 悌易以或反 不復扶反 經十三年

濮音卜 傳戍卒子忽反 荐在薦反 饑音飢 糴直歷反 及絳古巷反

反 汎舟芳劍反 河汾扶云反 經十四年傳經十五年狂在

茂后 不復扶反 螽音終 己卯晦音悔 下邳蒲悲反 傳諸

夏戶雅反 烝於之承下注同 遇蠱音古 千乘繩證反 惡其鳥路反 小

駟音四 狡古卯反 脉音麥 可狃女九反 厭息一音於 履如字 徐

九具 抗絕苦浪反 荐在薦反 上下時掌反 統服又作兔音同

令行力呈反 鄆縣音戶 焉用於虔反 以要於遙反 繫丁立反 復

相扶反 佚逸音逸 大史音泰 怙音古 爰田于元反 孺如喻反 好我呼報反

反 惡我鳥路反 衆說悅音悅 州長丁丈反 睽苦圭反 剗音剗

也 承筐曲方反 無貺音泥 無應應對之應 羸音盈 輶按車

旁著音福 老子所云三十輻共一 縛如字 又寇音難

乃且音景 講虛本又作構 各依字 孽魚列反 沓徒合反 有

○傳十四年背施 施式發反注及下 施毛同 陸榮曰施毛之施讀如字

○經十五年註中女 中丁仲反 陸榮曰中直聚及後言中子中男之類皆 放此

○傳責善 責側介反又如字 陸榮曰如字是 ○先君之敗德及可敬乎 先君之敗德及絕句一讀及可敬乎 陸榮曰一讀是



邪似嗟以風方鳳反。不憚徒且饋其位蟻本或哲作蟻  
本或作杭同星曆蓋行戶臘焉入於虔四年傳漢以為也或  
反○今本亦析反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六

僖公 起十六年 晉 杜氏 集解  
盡二十六年 唐 陸氏 音義

尾張 秦 鼎 校本

伊豫 近藤 元粹 增註

經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聞其隕視之石數之五各隨其聞見  
先後而記之莊七年星隕如雨見星之隕而  
隊於四遠若山若水不見在地之驗此則見  
在地之驗而不見始隕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數色主反 是月六鵠退飛過宋都是月隕

重言是月鵠水鳥高飛遇風而退宋  
人以爲災告於諸侯故書○鵠五歷反○

趙汴曰胡氏曰家莊七年已書星隕如  
兩聖人所書各以其實豈以星隕而言  
石隕乎今案經言隕石而不言隕星猶  
言日有食之不言食

之者皆闕於所不見公羊云先實後石  
解者當言其實不可者何聞其礪然視  
謂非星隕也 履軒之則石察之則丑  
曰注用公羊傳論闕是隨其見聞先後

見前後拘其在地之記之也 是月者  
驗亦泥 阮元曰公前車之月也宋不  
穀鵠作鵠釋文云水皆鵠退之日故言  
或作鵠說文引傳亦是月以異之公羊

作鵠史記宋微子世云視之則六察之  
家索隱引同然則三則鵠徐察之則退  
傳經文本皆作鵠字飛亦隨見先後記  
說文無鵠字 啖助之也鵠或作鵠此

曰凡異例不書日隕鳥相視而孕今畫  
石特書日者記元正 船首者或云言宋  
有變尔是月不過別則散在四鄙言都  
其非同日耳公羊不則專在國中云是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一



言晦穀梁決不日而月者謂鶴飛不止月皆非

承及匱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無傳稱字者直用反

履軒曰隕星非星亦名名字雙舉先字非石是流星雷火之類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無傳似陵反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無傳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

屬地中陽氣挾沙上之類茲者公子而上騰其送燄光耀

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邢侯曹伯于淮臨淮郡左

如星故謂之隕星也祖左右以難明

傳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但言星則隕故重六鷁退飛過宋都風也

預地尤息頹然如石其屢下云風也是是砂土之燃塊故謂風使鷁退隕石異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此歲明始故問其所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石為地氣所噴飛空明所隕之石即星中受日光以為光見也先備言星隕至

不記風之異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之如星古人因所見地為石今經書在名之為隕星非實為地之驗傳本在天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在天之星也履軒之時故星為石難曰退飛却飛也鷁能得而諱或曰地上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抗風者故遇迅風雖石被風雷卷上外却飛而不拂墜所以抵暖際被太陽焦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用為舟飾是其性然發火及隕有光人也本非災異唯人不望之為星至地光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識之視以為異也滅即石也是否蘭閣曰呂氏春秋今隕石或作碩茲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茲美木來茲美木商新生草也草生一誘注云茲年也公羊年一蕃故以茲為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傳諸侯有疾曰負茲年陰陽錯逆自何休云茲草新生也然有此吉凶不由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維大經云一年草生石鷁生吉凶之來蕃故以茲為年也別由人行劉云陰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又曰陰陽和乖固作陽錯逆為人行既吉凶之兆如有禎祥往之咎今謂將來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於將興有妖葉於將吉凶生於石鷁是亡是也然非吉凶由失問也叔興對不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此而生吉凶之生必云由君行失致有由人事善惡之所感此異別以他占橫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而其兆見陰陽之和說變亂對非其實乖耳故見於此可以故告人也狐廚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占吉凶所在但陰陽受鐸在汾北昆都和乖又有不必由於在南

不為物害故周內史叔興聘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退能為禍福之對曰今茲魯多大喪

增注

校本

左傳

卷六

七

是也襄公不知以人事者如石隕鷁飛

來遂為王室難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終管

原南入河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

都因晉敗也狐蘇受鐸昆都晉三邑平陽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汾水出大

年齊伐厲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

以救徐積善餘慶積惡餘殃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故曰吉凶由人君問

吉凶不敢逆之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以救徐

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

以救徐



陰陽之和乖為吉凶之所由生是失問也

仲之言事十二月會于淮謀郕且東略也

故叔與退言之也

淮夷所城郕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有

息軒曰城郕經不書

亂不果城而還

者桓之始謂封衛而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徐人伐英氏夏滅項

衛人忘亡還邢而邢

于下九月公至自會

人如歸至此城郕役

猶以會致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人病作妖言遂不界

者謹之

城而還桓德衰矣故

傳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

聖人不復書其事所

役也

以深悲中國之衰也

秦歸河東而婁之

履軒曰病謂困弊

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

今出會無譏文者

禾上招父與其子下之

為公出故也

日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

劉炫曰索傳齊人以

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

為討討其滅國非討

質妾為宦女焉

桓公卒齊亂明年

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

用師既不諱滅何以

講禮齊人以為討而止公

諱師煇謂將軍帥少

公故會齊侯于下

稱人不可自言魯人

至自會猶有諸侯之事焉且諱之也

故不稱師毛奇齡

故託會

曰凡列國取滅皆書

取郭昭四年取郕例

增註

校本

三事

卷六



不可通顯與傳文乖，非也。元粹案注疏說在下欄。馬宗璉曰：史記管蔡世家，蔡繆侯以其女翁為齊桓公夫人。惠棟曰：好內服虔曰：內婦言也。林注：好內，好女色也。元粹案：林注是也。阮元曰：案漢書五行志注：李善注文選：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引無內寵之內陳樹華云：上有齊侯好內，下有內嬖如夫人者六人之文，則此句內字似贅。疑涉後因內寵之文而行。

且杜氏不應舍此句屬託也。而注下句也。正義：雅饗音通，周禮有周禮堂食之官，有內饗外饗，食官也。雍外嬖，此人為雍官，寺音侍，處食味也。名巫而字易牙也。管子：管仲寢疾，謂元粹案：易牙既有寵，桓公曰：願君遠易牙，衛共姬而亦有寵，牙豎犯門，易牙於桓公亦字承衛共，其子以適君，豎姬，非承起首多寵之，乃自官以近君，忍寵字息，軒以易牙為其身必其子何有。

內寵中，一人不可從，於君仲卒，公近三惠棟曰：服虔曰：內子，亂作公薨，六子寵如夫人者六人，羣者求立，死十一日，吏出子戶，乃知桓公之死也。韋以陽門之屬，或云：內嬖內寵，一內字以衍，按無窮既死，齊人毛奇齡曰：魯之救齊，何不殺易牙，至廿以昭公夫人本魯女，六年又使奉公子也。狄何屬乎？此必四雍作亂也。公子之徒有召狄援者，如周宜曰：召狄援類。

顧炎武曰：春秋之文，將身師少，稱人是。有從同音，是年邢人中國之例，狄無此狄人伐衛，二十年齊義，或單稱狄，或稱人狄人盟于邢，並舉狄人，非褒貶所在。二國而狄亦稱人，臨杜此註，駁穀梁云：文之不得不然也。若狄救齊，故進之也。

以告，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

姬生武孟，武孟公子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公子鄭姬生孝公，昭公子葛贏生昭公，昭公子密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華氏之女子，及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為大子，雍

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以薦羞於公，雍人，名巫，即易牙，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易牙既，有寵於公，為長，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乙亥，月，易牙入，與寺人

貂因內寵以殺群吏，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乙亥，赴辛巳，夜殯，七日，乃殯。

經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人伐齊，納孝公，夏，師救齊，無，五月戊寅，宋師及齊師戰于靡，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先去，齊戰，不稱，宋公不親戰也，大崩，日，敗績，齊地，魚免反，又音言，一音彦，狄救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二月，齊人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齊，無傳，救，四，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十一月，故，八月，無，冬，邢人狄人伐衛，狄稱人者，史異，丁亥日，誤，辭，傳無義例，

增註

校本

正傳

卷六



惟狄而已則不稱人  
是年狄救齊二十一考工記云具越之  
年狄侵衛是也昭五劍是也案以銅為  
年徐人越人伐吳不兵極剛利但其  
稱救越而稱越人亦費功甚大令人不  
同此例  
惠棟曰案楚金利鄭賜金金銅鉄之屬  
刀良故云無以鑄兵維金三品是也杜  
禹貢荆揚二州惟金唯以銅解之略矣  
三品鄭康成曰銅三  
色考工記云鄭之刀  
遷于其地弗能為良  
是也史記秦本紀云讓以感激國人也  
始皇二十六年收天父兄謂伯叔父庶  
下兵聚之咸陽銷以兌  
為鐘鍊金人十二應按襄廿六年書  
助曰古者以銅為兵釋文如字如音樓  
杜注本此  
顧炎武曰注邢留距林註狄見衛師衆  
衛師也次旅而邢師和推懼而退師

邢從於狄而伐者也滕子鄫子無罪及  
言狄師還則邢可知民宋欲重其罪以  
矣 下年衛人伐邢加民告史承而記  
蓋憚狄之強不敢伐之夫子因示虛實  
而獨用師於邢也注傳隨而著之以明  
云邢不速退所以獨得失釋例云諸見  
見伐亦非  
履軒曰曹南曹之南地書名與否非例  
非曹地也則曹伯非所加 哀十二年  
地主也又書曹人是傳諸侯之會侯伯  
曹伯不親會也乃不致禮地主歸餼桓  
服之故所以受討也十四年曹會曹人  
如不致餼是注家臆致餼是也凡會以  
度不足據  
又曰注以罪及民告注亦與會而不序  
似臆度不可從夫傳於列此會曹雖與  
例豈可死守哉上文豈有不服之心地  
執滕子亦然 劉炫以曹南是其狀也  
曰昭十一年執蔡世曹南曹之南鄙也  
子女用之不言崗山廿八年踐土盟陳

殺無虧以說宋○國鄭伯始朝于楚中國無

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

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

故曰四公子勝夏五月宋敗齊師于懿立

孝公而還秋八月葬齊桓公後得葬冬邢

人狄人伐衛圍菟圃衛侯以國讓父兄弟

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焉燬衛文公名

衆不可不聽衛而後師于訾婁陳師訾婁訾

狄師還獨言狄還則邢留距

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多築城邑而

日新里秦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稱

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雖與盟

鄫子會盟于

己酉邾人執

鄫子用之稱人以執宋以罪及民告也鄫雖

秋宋人圍曹衛人伐

之於他命○圍許又反

曹注

校本

左傳

卷六

五



侯如會襄七年鄭

息軒曰伐邢在後而

之會鄭伯如會此

傳先言之者衛大旱

鄆子不至會所故

在圍曹之前寧莊子

不言如傳稱用于

社經不書故知赴

在前非經從也

惠棟曰張華博物志

公穀二傳云叩其

曰琅邪臨沂縣東界

鼻軀社也他命謂

次唯有大叢社民謂

不得曰是東命也

之食人社即次睢之

非我用之也楚始

社息軒曰釋文睢與

夏盟

音雖則其字從目作

屬聚也凡水首從

睢水多從且作睢非

他水出謂之受睢

也宋公欲示威於東

從汴出次水旁也

夷以服屬之故用鄆

昭十年云始用人

子以懼之若曰若不

于社此舊俗用之

服屬將盡如鄆子

故不言始案妖神

傳遂曰三亡國謂衛

或作妖其說曰妖

刑典祀淮夷病祀已

火神也本出西域

甚不遠乎此魯雖

睢次有妖神曰火

有慶父之變未至於

神自晉已入中國

亡不得在其數又

唐立祇正自唐

曰因亂取魯固不

必始正其名耳祇

呼辯而救邢雖稍緩

功烟反又營烟反

此亦大矣封衛又

豈緩須再考社祠

當作乎薄德蓋崇言

其德祀釋文作祠

為是

不及古先聖王耳

馬牛羊豕犬雞謂

息軒曰此汎論齊

桓之六畜昭十一年

耳杜欲就存三亡國

傳五牲不相為用

中而見其薄德

同禮校人春祭馬

蘭園曰按周語云

祀註天駟也即房

楚薄德而以地賂

諸星馮云其或

侯言其德不足以

懷者此語不可為

與諸侯此亦蓋謂

雖存要故疑其詞

三亡國其德猶未

足懷諸侯也存

非履軒曰伯即霸也

注

刑伐邢在圍曹前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

盟于齊地於齊齊梁亡者之罪所以惡梁

傳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年傳取新里

宋人執滕宣公夏宋公使邾文公用

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睢水受汴東

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司馬子魚公子

相為用謂若祭馬先小事不用大牲而況敢

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用人其

誰饗之齊桓公存三亡國以屬諸侯魯衛邢

義士猶曰薄德謂欲因亂取今一會而虐二

國之君宋公三月以會召諸侯執滕子六月

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非周將以求霸

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其秋衛人伐邢以報

菟圃之役邢不速退所於是衛大旱上有事

於山川不吉祭也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

年豐今邢方無道諸侯無伯伯長天其或者

欲使衛討邢乎從之師興而甯人圍曹討

不服也曹南盟不脩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

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崇崇退脩

增註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六



阮元曰釋文云一本林註因舊軍墨言作而復伐之伐衍字不增兵也復伐之也宋本無元粹案釋文無伐字云衍若有伐字杜不須注詩思齊扁

衍文似是惠棟亦從案此文與襄十四陸息軒曰因前所年今官之師放無軍之墨言不增兵也乃實有所關以據履軒曰詩傳曰寡諸侯而罪我諸戎妻猶言寡小君也注似矣馮云無乃若非也何蓋姑姚詞諷之杜無解當從御治之案梁國自亡而後義釋文御如字治也人取之非因人取詩音五嫁反迎也釋之而後亡也文前說為長朱子於林註無民以居廢詩解為逐於孟子引其地無故而整其詩解為治二解不合官懼民不從後乃孟子注得之

馬宗璉曰博物志曰不備二曰字誰薛今梁多有城

正義劉賈先備皆云案莊世二年傳註言新有故在言作有稷門魯城門改新在息軒曰傳云名高門此事非有書不昧則不時之外所據魯人相傳至別無所識劉賈是也今其言猶此舊說法鑿

殺梁傳西宮災謂之有新在故杜異之新宮則近為禰宮以廿四年傳云郟文謚言之則如蘇之然之昭也桓二年傳以是為閔宮也案註濟陰城武縣東杜用公羊城茂才經南有北郟城一說義雜記主殺梁似可郟分為西北皆附從

服虔曰閔廟所以閔西宮者何小寢也鍵閉所以塞月令仲杜用之案五行志春脩閔廟孟冬脩鍵引此經曰左氏以閉從時從此時也為西宮者公官也履軒曰上文不時之言西知有東東官時亦與下時同非謂天子所居言官舉定中土功之時造國皆災據此古有

增註

按本

左傳

卷六

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復往攻之備不改前而崇自服○覆扶又

及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詩大雅言文王之教身近及遠寡妻嫡妻謂大姒也刑法也○如字治也詩五嫁反迎也

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蓋姑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

也宋襄暴虐故思齊極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者主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溝塹音皮○國欺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下詭寐似誤溝見昭三年

經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也本名稷門傳公更高大之今猶不與諸門同改名高門也言新以易舊言作以興事皆更造之文也夏郟子來朝無傳郟姬姓國五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例在宣十六年鄭人入滑入例在襄十三年○滑千八反

秋齊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失土功之時凡

啓塞從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牆塹謂之塞皆官民之開閉不可一日而闕故特隨壞時而治之今信公脩飾城門非開閉之急故以上功之制譏之傳雖啓塞皆從土功之時故別起從時之例

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洩息

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

左傳 卷六



門是屆啓宜用寅月此傳晉前已逸之  
以後發生之時今用然志所引不似傳  
五月以前閉藏之時文傳氏云不特從  
是為不勝耳經唯書時杜岐時字兩用  
審而不具月然亦可之愚用其語小改  
以意迎之李惇曰之曰門橋壙壙皆  
二十四年傳公之士主功也須從其時  
洩堵命稱伐泅注堵而治之今以春故  
命稱鄭大夫杜以洩不時若小有破敵  
字屬上似非洩堵冠自當隨故治之不  
即洩堵命稱蓋一人可拘時今南門事  
而二名或洩堵其氏大自當從時也  
而命稱及冠為其名札記韋昭以堵寇  
若字也蘭園曰善堵命稱為一人杜  
敗猶云成敗例出于以為二人鄭有泅  
國語息軒曰懼露氏堵氏士泅連讀  
濡衣不敢以早夜行林註屈人之情從  
即量力不敢妄動之亡之欲無有能濟  
意隨所為與詩義相五稼不收之後於  
及故引以譏之侗夏秋中擇最早之

菴曰以欲二句此只月而書夏大旱也  
與人共樂之意以已  
之欲從人使人同得林註楚始書子  
所欲則可強入使從諸侯見執不書其  
已之欲求已獨專其釋此公往見其事  
所欲則必不泅杜解故書凡會不書所  
以欲為屈已之欲從會後也後至不書  
入下補善字流於煩會者避不敏也此  
碎且失之太深不可盟亦似公後至故  
從  
履軒曰經傳說旱皆故無會期林註書  
在夏杜何以知其及諸侯不子楚之專  
秋也可謂妄矣雪不執專秋也  
獲雨句亦此足  
又曰不稱楚子外之也注不稱君命是  
何義他並做此息軒曰凡諸侯伐夷  
狄有功獻捷於王諸夏則否楚又夷也  
而來獻中國之捷故貶稱人耳履軒  
曰上文楚人獻捷是時蓋戒會期也他  
未見無會期之證亦杜撰云縱令無

增註

校本

列秋齊狄盟于邢為邢謀衛難也於是衛方  
病邢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殺於苑帥  
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  
也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己而由人乎  
哉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詩召南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汗屨是亦  
量宜相時而動之義○穀奴口反音鳥○  
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仲聞之曰以欲從  
人則可從衆之善以人從欲鮮濟為明年鹿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無傳為宋人齊人  
楚人盟于鹿上鹿上宋地汝陰有原鹿縣夏  
大旱夏夏秋五稼皆不收秋宋公楚子陳侯  
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孟孟宋地楚始與  
稱執宋公以伐宋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摠  
見衆國共執之文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楚  
人使宜申來獻捷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  
年從可知不稱楚子禮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  
侯盟于薄釋宋公諸侯既與楚共伐宋宋服  
會期聞盟而往故書其公會諸侯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  
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

左傳

卷六

八



會期與書法何干注  
故書句不可從

履軒曰庭本疾子故為幸都是恨語

以爲巫使之得食也 女巫庭弱故稱巫

則巫庭是一物載記庭庭劣弱之稱又

分爲二物其說與此疾子也擅司吾欲

不相通 陸祭曰既暴庭暴君曰天不

言省用矣不應重言 則暴人之疾子唐

務儉林堯叟謂以稼也一說庭能致旱

穡爲務如漢貧民種 天亦惡之故殺之

食之類者是也外傳則兩案荀子極巫

茂猶勸分章注亦云 踐匡匡讀爲庭是

茂勉稼穡 蘭園曰巫庭一類皆接神

巫庭何爲言何焚巫之人蓋古以疾人

庭之爲林云巫庭何爲巫而巫中有此

能爲早非文義 一種也蓋保惜也

故穡訓儉案給食 飢民以復之因修

阮元曰案玉篇口部 城守此法後醫有

賜字注云大喉倉精用之者如勿不如

之君伏義式也廣韻無也詳下文

亦作大喉五經文字 林註子魚見宋公

云時古帝號皆從日 得釋無戒懼之心

月之日從白者誤石 知其猶貪諸侯禍

經宋本作碑下同 狀尚未已服事諸夏

文同 蘭園曰傳云 案杜此註恐有誤

凡國之始封必命以 林取之固非陸傳

同服王事雖時不然 二氏有說亦未爲

原其始而言之也 考得唯朱謂附庸小

文意服事諸夏以今 國不達於天子但

時言之非原其始之 服事中國而已此

言陸云以服事諸夏 與下文註合今用

宋其亡乎幸而後敗謂軍夏大旱公欲焚巫

尫巫也瘠病之人其面上向俗謂天哀其病

也脩城郭聚食省用務穡勸分穡儉也勸分

也此其務也巫尫何爲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若能爲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

不害不傷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

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

公以伐宋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禍猶未

也未足以懲君年戰任宿須句顓臾風

姓也實司大暉與有濟之祀司主也大暉伏

後故主其祀任今在城縣也顓臾在泰山南

武陽縣東北須句在東平須昌縣西北四國

封近於濟故世祀之在以服事諸夏與諸

音壬胡老反子禮反 服王 邾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須

成風 成風爲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

禮也明祀大暉有濟之祀蠻夷猾夏周禍也

此邾滅須句而日蠻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

曰邾又夷也然則邾雖曹姓之國追近諸戎

雜用夷禮故極言 若封須句是崇暉濟而脩

之猾夏亂諸夏音舒

祀紓禍也紓解也爲明年伐

經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須句雖別

國而削弱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九



林注春秋嚴義利之辨皆以為利一以取也素不能自達於書之是故雖邾須句天子故服事諸夏須句之子來奔伐邾也文七年又書取須句及其君書伐邾取須句蓋須取須句雖昔者丘公句嘗復取於邾而立而不撫邾鄆叛而又伐取爾來書取鄆山井鼎曰注別國諸本皆然唯宋板改作列國不知據何本也

息軒曰禮以治世安民為本故凡存亡國繼絕世傳皆書曰禮若楚復陳蔡本自滅之然亦稱禮以復之不特以其恤寡小也

天地之中雖曰曠土豈宜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其偏周甚矣自是禮先亡矣伊洛之戎世為周患昭九年傳允姓之誅敬曰秦晉遷戎姦居于瓜州惠公以逼王室經不書傳歸自秦而誘以來不言其故顧稱平王即此也伊洛先已初年之車是舍明法有戎今之遷者乃而譚隱怪也字鼎居魯野之處也曰疏云陸渾是敦煌之地名然則於晉非其西北也且秦晉東西之國而晉稍北也所謂秦晉西北其所曲禮云夫人自稱特何在可謂妄矣于其君曰小童世蘭園曰懷嬴之言止婦以下自稱曰婢上文棄君命也不敢從嬴氏不敢從子圍之言也亦不敢言子

增註

校本

不能自通為魯私屬若顧史之比魯謂之社稷之臣故滅奔及反其君皆略不備書唯書

須句夏宋公衛侯許男滕子伐鄭秋八月

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邾人縣公

不言公又不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泓水名宋伐鄭楚救之

帥人數略稱人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及其君焉禮也

得恤寡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

所謂禍在此矣怒鄭至楚故伐初平王之東

遷也周幽王為大戎所滅平王有適伊川見

被髮而祭於野者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曰不及百

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被髮而祭秋秦晉

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戎居陸渾在秦

伊川遂從戎號至今為陸渾縣也計此去辛

有過百年而不及百年傳舉其事驗不必

其年信一胡困反晉天子圍為質於秦將逃歸

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秦所妻子圍懷嬴

對曰子晉天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

乎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婢子婦人之卑

以固于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不敢

從亦不敢言遂逃歸傳終史富辰言於王曰

左傳

卷六



國亦不敢復出典歸之言也林注至不敢詩小豈齋

言皆指為麻氏之言似不必然

鳳山曰云旋也杜從毛傳恐非鄭箋云云猶友也可從友字有親睦之意知友于兄弟可見廣雅云云有也友聲通故鄭讀有為友也存參

息軒曰卑猶輕也

蘭園曰國無小不可殺文傑作御

易言不可以其小而國無小又見襄三

輕易也書伊訓爾惟十年哀二年傳等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林注既謂之國無

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有弱小按與文十

語意與此同又康誥二年國無阻語意

厥罪無在大亦無在爾詩正月篇

多語意亦相似

陸云杜注猶字衍

或云語字頌敬

之篇

馬宗趙曰字林曰通

通俗文云魯長尾

齊人者閔西謂鳩曰

謂之蠹蠹毒傷人

尾為蠹 盧文昭曰

晉語釈文蠶芽容

顧炎武云大司馬即反本作蠶俗作蜂

請召犬叔富辰周大夫犬叔王詩曰協比其

鄰昏姻孔云詩小雅言王者為政先和協近

也孔甚也吾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

睦王說王子帶自齊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傳終仲孫湫之言也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

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禦魚呂反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衆不可

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詩

雅言常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顯明也思

命不易哉周頌言有國且敬戒天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

無謂邾小逢蠶蠶有毒而況國乎弗聽八月丁

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

冑縣諸魚門曹兗縣魚楚人伐宋以救鄭宋

公將戰大司馬固諫曰天之棄商久矣君將

興之弗可赦也已大司馬固莊公之孫公孫

楚勿與戰弗聽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

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未盡渡

司馬曰子魚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

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

增

校木

正

卷六

二



韓非外儲說說此事門官亦天子虎賁云右司馬賈強趨而氏之類

諫購強似即固之字馮氏云不因其隘其義正相合云右司馬阻肥之也

馬似當行師之際所案文十二年傳薄別置者耳其非子魚人於險無勇也

更明甚子魚乃公子軍法鳴鼓以戰因目惠未嘗名固史記謂交戰為鼓一說

宋世家以前後皆子阻隘阻於隘也下魚之言史公紀事多文阻隘與鼓像對

疎畧未足取以為左陳上未傷材力強證也陸探曰弗可者皆與吾敵若不

救也已言遠天舉事殺還來害我謚法必將獲罪州可救者又曰胡者壽也

也從杜說則讀至弗色似浮垢也可絕句而以救也已何有不顧之辭

自為句不成文理息軒曰阻隘也言不以兵隔絕之險隘之地也下文隘而不列自彼言之阻而

敵之自我言之阻隘分言可以見矣注非又曰隘謂未既濟不列謂未成列此如猶不如猶以敢

合二事而通說之故即不敢古人之語隘下阻下各置而字然

以聯之言彼遇隘而金鼓位士衆之聲未成列此二者天佐氣士衆由聞金鼓

我也我阻之以兵而聲氣滿盛能致勇鼓以擊之不亦可乎武之志註不言金

如此猶恐不勝况彼者金有特止衆也既陳而擊之安得不案註士衆之聲氣

敗乎惠棟曰案吳聲當作志蓋寫誤子曰凡制國治軍必也即謂盛金鼓之

教之以禮屬之以誼聲致士衆之志氣使有恥也夫人有恥也一說聲宜也軍

在大足以戰在小足唱士氣也不與利以守明恥以教戰者用對非矣案字書

所以厲其勇周書曰儻豈不齊也豈云明恥示教蓋當時之上下無列也即上

語如此杜解迂回文未成列也儻豈不齊也豈云蓋不整頓或云即

蘭園曰用猶執言三

增註

按本

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

門官守門者師行則在君左右殲盡也○闕直觀反闕將廉反

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

為軍也不以阻隘也不因阻隘寡人雖亡國

之餘宋商紂不鼓不成列詐勝子魚曰君未知

戰勅敵之人隘而不列天贊我也

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

者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

明恥教戰求殺敵也

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

二毛則如服焉

用也金鼓以聲氣也

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也

丙子晨鄭文夫人辛氏姜氏勞楚子於柯

澤

楚子使師緝示之俘馘

子曰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

闕

人非近婦丁丑楚子入饗于鄭所饗九獻

左傳

卷六

十一



軍必以利而動也氣王文隘而不列也

作志氣也言金鼓以譟嚴險未知孰是

登作士衆之志氣也誠載左耳以計功

杜以利用爲爲利興諸侯見王入行享

以聲氣爲佐士衆之禮獻國之所有庭

聲氣與下文利而用中所陳成有百品

之四句不協又曰是庭實本實所獻

說文儂不整也禮也而此與楚成王

表記儂焉注謂荀且享重耳皆主人獻

不整齊曲禮儂言雜實宣十四年庭實

言不齊也此所謂陳亦同文公夫人芊

列未整齊也注孟讀氏與楚子兄弟禮

儂如儂也履軒曰不可踰關相見今

誠斬首也載耳曰誠遂至于軍是無別

又曰戎事總言之也爲禮受享也林

願筆記可參看又女不是

曰加邊豆六品謂定宋襄公卒子成公

禮之外所增加之邊王臣立杞成公

豆有六品息軒曰平弟桓公姑容立

木曰豆竹曰籩上公細又作黝

籩豆四十今加六邊

豆各四十有六

公之禮九獻庭實旅百庭中所陳

酒而禮畢品數百也加邊豆六

品食物六品加於籩

取鄭二姬以歸二姬文

乎不以爲禮卒於無別無別不可謂禮將何

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

經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

東南有東緡城夏五月庚寅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盟也杞入春秋稱侯莊二十七年細稱

伯至此用夷禮貶稱于細勅律反

盟于齊也而宋獨不會復召齊人共盟鹿上

故今討之夏五月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

魚之言得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

宋也成得臣也遂取焦夷城頓而還

城父今譙郡城父縣二地皆子文以爲之功

陳邑頓國今汝陰南頓縣

使爲令尹叔伯曰子若國何叔伯楚大夫遠

玉不任令尹對曰吾以靖國也夫有大

功而無貴仕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爲亂不可不賞九月晉惠公卒

與音餘鬪居豈反

增註

校水

左傳

卷六

三



傳釋曰：是盟也。其材誌上期約也。下共幾何，周語若璽其期，期月也。

口共幾何，此例極多。策簡策也。質形體。王念孫曰：懷公下也。臣書已名於君。

脫立字，說詳述歸存之策，以明繫屬之參。伺菴曰：上期期拜則屈膝而委身。

約之期，下期期日之體於地，以明敬事。期期而不至，無赦。此之按策猶書也。死。

期約之辭，期日之淹，寧做活字用法。朱速未可知。然觀下纔云委身體而事之。

二三月便執孤突，則也。晉語委質於期不至，一年之久可習之。設詐質也。

見杜陸失之。杜云未朱註名在重耳之期而執突以不召子策非誰一年刑。

故遷就之說耳。世儒不盡及於無辜君或解期期而為期於德之明也。為臣者。

甚尤不得傳語勢之願也。誰無辭。蘭園曰：委質有二義。可加刑。里克曰：其。

一讀如質見管子晉無辭哉。語諸書一讀如字。謂。

委其身出史記。謂唯聞有無罪而被南秦策魏書諸書若戮者。

委則當在策名之何休云：杞子卒，豈前今云策名委質，其當用夷禮死乎。故。

義可見。杜云屈膝而杜解之。禮曰：四夷君事之，未開謂屈膝之國。雖大曰子，故。

作敬為委質。字鼎，貶而比之。此發九曰杞終身行夷禮，是者明雖死赴有法。

自為夷也。故夫子從若或蓬之國史承其實以子之故曰書告書之不必改正。

曰子，杞夷也。謂之以赴來赴也。文既稱謬甚。息軒。

曰：隱七年，未及雖未同盟，赴以名則亦書名之義。故重發例注非。蘭園曰：不。

然二句唯承上句而言。願謂三句俱謂未同盟者，蓋恐不審其實而有誤。故不。

書名史氏之體也。此說也。注與文意乖。囉囉之難。

其以敏為猶審也。則晉人寺人披也。是陸引襄十四年傳拒戰。林註：臣子。

增註

校木

上事

卷六

七

公命無從亡人。懷公子圍，期期而不至無赦。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也。○期

期上如字下音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

基從才用反未期而執突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古之。

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名書於所臣之策

不可以貳辟罪也○今臣之子名在重耳，有。

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

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

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

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周書康誥言君能大明則民服已

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

唯戮是聞，其何後之有。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

張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成公始行夷禮

以終其身故於卒貶之杞實稱伯仲尼不書以文貶稱子故傳言書曰子以明之

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七

年已見今重發不書名者疑降爵赴以名則。

亦書之。謂未不然則否。謂同盟而辟不敏也

敏猶審也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也承赴

然後書策史官之制也內外之宜不同故傳

重詳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

城。事在蒲城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



注不敏猶不達是言所恃者君父之命

同而意異也朱彬而受養生之祿邑

曰大司徒鄭注保猶受而得人以此人

往也杜注非沈彤拒命與君父校勝

曰楚語觀射父云能負其罪大矣厥人

知四時之生章昭云以祿生故曰生祿

生嘉穀非卵之屬漢賈氏臣名食米曰

書郊祀志云神降之息字季子而為司

嘉生應初云嘉穀也空顛頡鬻晉等師

此生字當亦謂穀不被戮晉語稱長事

知正義所云也息賈他今舉此五人

軒曰校角也角是非亦隨意言之未必

強弱也五年傳君父定論厲咎如赤

之命不我傅遜曰狄之種見成三年

毛他功不在顛魏下林註待我廿五年

也想五人從公子在期之也我今已廿

一時而毛他或稱後五歲矣又廿五年

遂因而逸之耳杜乃而嫁將死請終身

妾以此斷何謬乎待子不嫁朱云就

履辭曰下文有三士水納棺也或云雖

增註

校本

命而享其生祿享受也保於是乎得人以祿

有人而校罪莫大焉校報也吾其奔也遂奔狄

從者狐偃趙衰衰趙顛頡魏武子武子魏犢

司空季子皆從而獨舉此五人賢而

有大功○狄人伐虜咎如種也魏姓○周在

良反○古刀反獲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

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以叔隗妻趙衰

生肅○趙宣子將適齊謂季隗

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

五年矣又如是而嫁則就木焉言將死入木

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以五年奔狄至過

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五鹿衛地今衛

縣東亦有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

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得上有國之祥

又苦怪反○稽首受而載之及齊齊桓公妻之

有馬二十乘四馬為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

不可將行謀於桑下齊桓既卒知孝蠶妾在

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姜氏重耳妻恐者

以滅○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

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其安實

增註

校本



其義或改作共不免壞功名

武跡襄十八年傳君脅腋下也其骨名

王其謂午懷安乎亦助一名幹駢比也

是一說元粹案閱曹骨合比如一釋

元年傳宴安醜毒不文欲觀絕句一讀

可懷也亦此意安即至裸字絕句疏从

上文公子安之之安一讀晉語設微薄

蘭園曰孔疏其裸而觀之孔註微蔽

句浴句是也駢骨非也薄簾也或云照

裸不可見故欲觀其無禮迫解為長音

裸使之浴乃薄而觀博或云若以相若

之也侗菴曰迫觀字可疑註同竊謂

之說似侮慢太甚不相下脫夫子求友

近人情當從國語薄四字若當為晉語

簾之解列女傳伺其寫也是否陸氏引

將浴設微薄而觀之晉語云當在夫子

亦適用國語足以為絕句註疑有誤晉

證陸祭曰當在夫史兼取此文無必

子句絕晉語說此事及其國四字准

云其從者皆國相也南子亦然今從之

以相一人必得晉國養木澆飯也說文

用彼文相方其義益輔也宋公以廿

明息軒曰重耳未乘送公子達之他

及國一亡公子而已國故註曰贈送也

安得以從者為傅相林註天所開導非

哉注不唯不得於文人所能及非所及

又失於理相輔也者有三事同姓其

履軒曰貳謂私事重矣先蓋故其子孫

耳如懷貳心之貳但必不蕃息按周禮

非姦惡耳注別異於不得取同姓當時

曹非也若或取之非唯有

蘭園曰波及聲波流人非又有鬼責晉

之餘沾既所及也品語季子具論同姓

字箋波與被通及也不可婚孔疏云不

左傳波及晉國波字取同姓周禮也李

作被字解是又一說子因演說其意耳

元粹案王念孫云取同姓者未必皆

波讀為播鄭注禹貢滅姓也

云播散也言散及晉林註餘波沾既及

國者亦備一說晉國者皆楚君享

增註

校本

敗名公子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

戈逐子犯無去志故怒及曹曹共公聞

其駢脅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薄迫也駢脅

業及駢脅非也脅幹謂之肋裸力果反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

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若遂以為

紀宜反相去子必及其國及其國必得志於諸

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蚤自貳

自貳自別異於曹乃饋盤飧實塵焉臣無竟外之交故

欲令人見公子受飧反壁及宋宋襄公贈之

以馬二十乘贈送也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

詹諫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開也晉公

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君其禮焉男女

同姓其生不蕃蕃息也晉公子姬出也而

至于今一也大戎狐姬之離外之患出奔而

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有二士足以上

人而從之三也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

晉鄭同儕儕等也其過子弟固將禮焉況

天之所啓乎弗聽及楚楚子饗之曰公子若

反晉國則何以報不穀對曰子女玉帛則君

有之羽毛齒革則君地生焉其波及晉國者



息軒曰靈寵也 履用之棄物也或云軒曰不獲命謂楚不波與播通一曰被肯放過也亦辭命之及也韋云古者師婉語耳勿泥說後倣行三十里而舍三此 馬宗璉曰御覽舍為九十里司馬引毛詩拾遺云左傳法曰進退不過三左執鞭弭弭者弓之舍禮也命退軍之別名存亦 息軒曰命務炎云緣謂繳繫衣也 鳳山曰束而漆之繫藏弓杜不叙鞭據晉語韋矢今以韃受弓故法馬鞭也雖然奚得云繫以受箭對文左手執鞭與弭右手而分之耳孔是云屬繫與韃乎蓋鞭韃韃弓分在兩手欲帶說故韋注云言以避右帶繫之文禮避君君不旋乃敢故云左執按屬孔左執弓右屬手於房是訓帶韋云屬手以取矢與君周旋相於房以取矢也廣馳逐也是以鞭韃為大而不著借文華帶說故不言也詩邶而不傲慢能敬而風死生契濶與子成不徧急忠誠而有

說死濶帶說孟子夫功由由公子而童子不欲有夫妻子似靈魁柄中有道母之屬哉夫母帶說可以注水盥洗手古文多此例 馬宗也沃澆水也揮揮魏曰儀禮士昏禮夫澆也澆說文河澆入於室即席婦尊也通俗文勞治曰南而勝御沃盥交鄭簡嚴使公子洗手注勝送也謂女從者既公子以盥手揮也御當為誦誦迎也之令水瀦汚其衣謂增從者也勝沃增也孔是云於是婦盥於南洗御沃婦盥懷藏更納幣以貴於北洗夫婦始接情妾禮迎之有廉恥勝御父道其舉篇名不取首章志秦以文獻妻文公之義者唯襄廿七以懷藏為勝於晉年公孫段賦秦屬文入室特使沃增趙孟曰匪交匪放於南洗也說文云匪乃是平章又昭元似義魁柄中有道可平令尹賦大明之以注水 正義懷藏首章既舉篇名又秦匪盥水為公子澆言首章是舉篇名

增註

校本

君之餘也其何以報君曰雖然何以報我對曰若以君之靈得及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也○古禾反其左執鞭弭右屬繫韃以與君周旋無緣者繫以受箭韃以受弓屬著也周旋相追逐也○音莫爾反屬音燭屬古刀反韃九言反○悅絹子王請殺之畏其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志廣而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也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晉侯惠公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外外乃送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懷贏子圍妻故號為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沃盥器也揮○以支反○以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古緩反○以敵公子懼降服而囚○謝之○因起呂反○他日公享之于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初危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海喻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見賢遍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衰曰君稱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贏與焉懷贏子圍妻故號為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沃盥器也揮○以支反○以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古緩反○以敵公子懼降服而囚○謝之○因起呂反○他日公享之于犯日吾不如衰之文也○有文辭初危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河水逸詩義取海喻公賦六月○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王國古者禮會因古詩以見意故言賦詩斷章也其全稱詩篇者多取首章之義他皆放此○見賢遍趙衰曰重耳拜賜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下階一級辭○衰曰君稱

左傳

卷六

十七



水令公子洗手既而者未必首章故杜以濕手揮之使水漸云多云多者非是注其衣故云揮漸也總皆如此也

惠棟曰振去匪中之水故曰揮何承天曰振去為揮杜孔說疑非 何菴曰杜訓揮為漸頗失字

義然其意自近戲揮濕手使水漸汗懷藏衣所以怒也正義自明白如惠說振去匪中水於地懷藏何必怒且匪乃懷藏所奉持公子強振去之索然無味殊不功事情不如杜長傅氏解為揮懷藏使卻更謬 履軒曰河水詩逸不得其辭而強解其義人謂杜不妄吾弗信也

陸祭曰案國語韋昭天子所在皆得安注云河當作汭字相居故別立此名也似而誤也其詩曰汭傳曰凡自周無出彼流水朝宗于海 按難書出之書疑顧炎武曰晉侯夷吾而字之誤附見云平疑備前篇在二十書曰出居謫辟母

三年之冬傳曰九月弟之難也可見魏晉惠公卒晉之九月字管下世二字至周之冬也 息軒曰田字絕句但諸本傳不云不告歸云不皆書無作而者告入益信成十八年小儀大則執繼馬傳例歸入錯誤也注則執鞫此對文也

非 馬宗建曰說文散則馬亦得稱繼馬宗建曰服虔云諸言有如皆是皆大纒曰繼正義云係 薛言有如日有如河馬亦稱繼未確當以皆言心之明白如羈為馬繼繼為大纒 此也有如上帝有猶言服大馬之勞也 如先君言上帝先

邵寶曰諸言有如君明見其心意亦百有如河有如上帝同也按實如字成先君之類皆謂其神 士年傳齊盟以贊臨之必降之罰也 宿也杜云贊成也

息軒曰河水濁故名 此後晉成公悼公黃河黃中帶白驗之即位晉朝于武宮濁水皆然重耳欲取高梁杜注傳九年明日之義故曰白水 十五年及此傳稍

增注 校本

所以佐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詩首章

國次章言佐天子故趙衰因通言之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按賦詩斷章見襄廿八年謂若賦 河水疑載馳之四章賦綠水之卒章是也 作汚水

經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夏狄伐鄭秋七月

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所在稱居天子無外而

書出者譏王蔽於匹夫之孝不顧天下之重因其辟母弟之難書出言其自絕於周晉

侯夷吾卒文公定位而後告未同盟而赴以名

傳二十四年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

入也緦重也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曰臣負羈

緦從君巡於天下羈馬羈緦馬繯也緦紀宜及馬絡頭也緦息列反繫

也德才用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況君

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

如白水子犯重耳舅也言與舅氏同心之明如此白水猶詩言謂予不信有如皦

日投其壁于河質信於河濟河圍令狐入桑

泉取臼衰桑泉在河東解縣西解縣東南有臼城○窺初危反解戶買反二

月甲午晉師軍于廬柳懷公遣軍距重耳秦伯使公

子繫如晉師師退軍于郇解縣西北有郇城辛丑狐

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于晉

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文公之祖武公廟

戊申使殺懷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懷公奔高







也

按文公出時盜其在國之藏

龍洲曰至是盡用其所盜之資以求納文公

字鼎曰韋昭曰馬曰藏也反者以是為非以惡為善也

履軒曰請其二子請進止之命也

凡心之所圖慮者亦反其常按心不可者  
朱註或居或行無林註請其進退之命一說請留之也  
釋義欲請其進退之命而傳闕其終傳氏云蓋以詛無畜群公子不召之入也 妻趙衰文

息軒曰文公在外十公以文盡之也

九年始歸即位四年乃卒而趙姬賈生三子則趙姬文公在蒲所生而出亡中嫡本作適下歷及以妻趙衰矣

宇鼎曰介之推共舟之僑宮之奇不必語助介氏之推名氏名之間何用誦助或謂之介推者略稱耳古人以子為名者多略稱之杜氏是以誤為顏同字子淵項籍字子羽亦省子以稱之存奉  
息軒曰乃猶功也

增詳

校本

下貪矣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也上以立君之勳賞貪天之罪是

反國才浪反下同里愚須房乎反韓詩外傳云晉文公亡過曹里烏須從因盜重耳資而

亡重耳無糧餒不能行介子推割股以食重耳然後能行其出也竊藏以

逃文公出時盡用以求納之求納文公及入求見公辭

焉以沐謂僕人曰沐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

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絆

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讎匹夫

懼者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言棄小怨所以能安

衆見賢通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

及下得見同二子伯儵叔劉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原屏樓三

子之邑七趙姬請逆盾與其母趙姬文計反屏步丁反

盾狄女叔子餘辭子餘趙衰字姬曰得寵而忘舊

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為木固

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卿之嫡妻為內子皆非此

終言叔隗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

及介推文公微臣之語助推曰獻公之子九

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

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置之而

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

左傳

卷六

二十一



履軒曰蒙蔽也

息軒曰以求祿致死無所怨也

又曰欲令文公知已求以死將以誰怨有從亡之功而不敗

言祿顧炎武曰之推既隱求之不待未幾而死也補正縣上見事乃以田祿其子穆

碎九章云思久故之親身今因縞素而哭曰介山楚辭思久之明文公在時之推已死史記則云聞其素而哭之是文公

八縣上山中於其環在時介推已死故縣上山中而封之以此田祿其子

為介推田號曰介山按二十年注鴻溝然則受此田者何人連氏此士洩連各

手於義不通矣元粹案洩堵俞彌與三年鄭文公娶于

二十年傳洩堵寇為江生子子士娶于下人注非說已見二蘇生子瑕子俞弥

正義鄭眾賈逵皆以代言或以人品言二叔為管叔蔡叔傷此照一叔說主世

其不和睦而流言作亂故封建親戚鄭玄世將亡為季世昭

詩箋亦然案其封建六年傳有叔世語之中方有管蔡豈傷按晉韻三季謂蔡

其作亂始封建之馬紂幽王與此二叔融以為及殷叔世故好對執下有其統

杜回之陸榮曰郭此廿六國非一時定襲曰以一叔為夏所封又非盡周公

殷其義迂矣原富辰所為但周公定封之意重在親親所云親法故歸之于周

二叔正謂管蔡下文公耳文王於世後列之者自為數文次為穆故其子為

武昭穆故耳古人立昭武王於世次為文正不如是拘也今昭故其子為穆

案此說得之咸誠通毛聘氏祭颺故不

賞其姦也我非欺上也賞姦欺下也

是上下相欺也以死誰對當作不

問其上若覆蔽之然也言之是求顯

也補正縣上見事

記環縣上封之

故之親身分因縞

素而哭之是文公

大上其次或以世

代言或以人品言

此照一叔說主世

是也國最為叔

將亡為季世昭

六年傳有叔世語

按晉韻三季謂蔡

與此二叔

下有其統

非一時

賞其姦上下相蒙也蒙欺難與處矣其母曰盍

亦求之以死誰對曰尤而效之罪又甚焉

且出怨言不食其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其

母曰亦使知之若何既不求之且欲令對曰

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

母曰能如是乎與女偕隱偕俱也音汝遂隱而

死晉侯求之不獲以縣上為之田日以志吾

過且旌善人旌表也西河界休縣南有地名縣上鄭之入滑也

滑人聽命入滑在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

堵俞彌帥師伐滑堵俞彌鄭大夫王使伯服游孫伯

如鄭請滑二子周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與

厲公爵也事在莊二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

怨王助衛故不聽王命而執二子王怒將以

狄伐鄭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德撫

民無親其次親親以相及也先親以及疏昔

周公用一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

弔傷也咸同也周公傷夏殷之叔世管蔡邲

疏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魯

霍魯衛毛明邴雍曹滕畢原鄆郈文之昭也

十六國皆文王子也管國在滎陽京縣東北

雍國在河內山陽縣西畢國在長安縣西北

鄆國在始平鄆縣東音荀邢晉應韓武之穆

乃甘反雍於用反邴音荀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三



和也 蘭園曰陸云解形本作邪

詩小序以常棣詩為

周公所作國語亦以歌此詩者必宜王

為周文公之詩此云之附註此詩外

召穆公所傳異耳韋傳及詩序為周文

昭以為召穆公倫作公所作此云召穆

周公且所作杜本韋公所傳異耳杜從

昭益以內外傳之文外傳疏此詩屬小

不合故特傳會其說雅明是周公之所

歟傳云此類去古久作郭專通聚華俱

遠固未必彼之是而外發也以喻兄弟

此之為非此之是而衆多不豈不也攝

彼之為非缺之不問攝內也韓毛詩韓

而可沈彤曰作下說文轉或作韓詁

當有樂字其字元粹藝文類從煇一本

案沈說亦不免強合作轉毛傳闕很也

之格不可從齊召

南曰按詩鄭箋曰不當作謝音芳于友

言華下有鄂鄂下有跖與毛傳解不同

杜註蓋從傳不從箋也 何楷曰詩意

言人之相與豈有如

兄弟者乎而莫如親

兄弟之意自歸然言

外杜直解莫如兄弟

為莫如親兄弟意味

也書象尊崇信效回

孔傳曰尊信之也成

八年傳崇諸侯之杜

姦注曰崇長也亦通

履軒曰子華國儲伯

不可入變鶴之數且

雖有罪而投世子非

美事此非所宜舉變

寵而字又不可分屬

有所斥也 不必申侯

申侯以讒死難以警

鄭伯 陸繁曰疏云之

如杜說則謂鄭伯尊

增註

校本

也四國皆武王子應國在襄陽城父縣西南韓

于音 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胤嗣也蔣

思縣高平昌邑縣西有茅鄉東 召穆公思周

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也糾善

收也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扶風雍縣

東南有召亭周厲王之時周德衰微兄弟道

缺召穆公于東都收會宗族特作 曰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常棣棣也鄂鄂然華外發不韡

盛而有光輝韡韡然 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其侮 扞異族之侵侮 如是則兄

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也懿美 今天子不忍小

忿以棄鄭親其若之何庸勲親親暱近尊賢

德之大者也庸用也暱親也 即韡從昧與頑

用暱姦之大者也棄德崇姦禍之大者也崇

也鄭有平惠之勲出奔魏鄭納之是其勲也

又有厲宣之親鄭始封之祖桓公友周棄嬖

寵而用三良七年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

所謂於諸姬為近道近當 四德具矣耳不聽

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為昧心不

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狄

增註

校本

傳

卷六

三



賢與傳文辨賢卑者辰導之狄亂罪在能用三良則是鄭伯辰非也召子帶親之賢王當博此鄭伯親也王不與狄通但杜注省略耳今案雖百子帶亂不起此注實誤孔惡并言矣故罪在王與狄故云省略也 侗菴通

曰注疏解職近為近之近皆為道路之近恐之近只是親近親近之近言桓公為司徒武莊為卿士世親近於王與晉衛諸國疎於周者不同 鳳山曰林注狄皆以四者為法則非也論語唯克則之朱注則猶准也與前禍未熾又與之此同 履軒曰猶曰使甚 秋文云桃猶懼二段並推本周子如字本或作姚公所以封建之意而亦宜音桃言也而召穆公述是德荷恩也

意以作詩也故下文林註報人之施者結之曰召穆公亦云乃已倦怠自謂所非謂公實有是言而報已過彼責我之

召公再述之注非 報其心未足 陸象曰施與也 息案女德二句亦是軒曰施者謂受施者 古語德猶民德之古訓有相反為義者 德謂婦女性情一亂訓治面訓齊之屬說婦女我有德於皆是也 陸象曰言女婦放怨于已久懷恨之

怨之心無有終已也 元粹案息軒云極中也無中其行必變詩云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是本附見說未是 林注我實使狄師伐鄭及其

女為后 一說使讀周禮無御士之官為去聲蓋迎隗子時夏官有御僕下上頽叔桃子為之使也 十二人堂主之燕又案王引之以以令按襄廿二年楚狄師三字為因下文子南之子棄疾為而統不必然 履軒王御士註御王車曰御士謂宿衛之士者二十年單公子襄三十年單公子勉行期為嬰王御士

增註

校本

皆則之四姦具矣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

兄弟故封建之當周公時故言其懷柔天下

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親

屏周召穆公亦云周公作詩召公今周德既

衰於是乎又渝周召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

變周召親兄弟之道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前有子頽之亂中有叔帶

召狄故曰武之功業王弗聽使

頽叔桃子出狄師二子周大夫夏狄伐鄭取櫟王

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不可臣聞

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施功勞也有勞則望報過甚○力

狄反如字厥於 狄固貪林王又啓之女德

無極婦怨無終婦女之志近之則不知止足遠之則忿怨無已終猶已也

○力南反方言云 狄必為患王又弗聽初

甘昭公有寵於惠后甘昭公王子帶也食邑於甘河南縣西南有甘

水 惠后將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齊奔齊在十二年

王復之在二十二年又通於隗氏隗氏王所立狄后王替

隗氏替廢也頽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

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王御士將禦之周禮

御士十人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先后惠后也誅大叔恐違先后

志 寧使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

增註

校本



期為靈王御士可見此皆八卿子弟為

其非賤後、息軒曰之恭視進王者

御士侍御之士謂近原伯毛伯益文王

臣、又曰原毛皆文之子伯爵或本封

王之子孫、絕滅采食畿內、案

展軒曰子臧獲罪於外傳作譚伯毛三

君父而弗懼思文好字明道本註云

奇服以自飾無忌憚原伯毛也是譚

之甚鄭伯之惡以此為原毛為名也與

也傳論未中疑、蘭此傳大異南汜鄭

園曰哀猶稱也、不稱之西南之境西

於法度之謂也、其下於周改王居之

引詩亦斷章取服不舉青羽鳥也似無

稱於法度之意杜摳紺色生鬱林子臧

詩本義為德不稱其之服一作之及或

服故訓哀為適亦為云子臧實子華出

德服相適之義夫聚亦鄭伯惡之久矣

為非法之服非法之特因冠而發耳子

人而服之豈以德之臧亡人當深自斂

不稱讓之哉、釋文、臧亦示人以異而

坎飲、周地在河南鞏、秋頹叔桃子奉大叔以

狄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

富辰、原毛皆采邑、王出適鄭、處于汜、鄭南汜也在

汜音凡、大叔以隗氏居于温、鄭子華之弟子

臧出奔宋、十六年殺、好聚鵠冠、鵠鳥名聚鵠

法之服、鄭伯聞而惡之、惡其服、使盜

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

不衷、身之災也、衷猶適也、詩曰、彼己之

子、不稱其服、德不稱其服、詩曹風刺小人在位、言彼人之

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

臧之謂矣、其自遺憂、遺唯季友、夏書曰、

地平天成、稱也、復書逸書地、平其他、天

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

禮於皇武子、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

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事祭宗廟也、膳祭

有喪、拜焉、宋甲周喪王、豐厚可也、鄭伯從之

享、宋公有加禮也、禮物事事加厚、冬、王使來

告、難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

在鄭地、汜、鄭野、敢告叔父、天子謂同姓、臧文

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官守

之及一本作之服、以奇服見殺亦不

王念孫曰、作及者是、哀也、夏書大禹謨

也、及謂及於難、言子臧文為宜二字

臧之所以及於難者、直解引作也、似是

由服之不稱也、但言或云冠天威之象

不稱而不言服者、蒙履地平之象、是上

上文不稱其服而省、下相稱也、感雄雉

也、鳳山曰、王說非、作阻、小明作戚

引曹風、承上服之不

衷句、引小雅、承上

之災也、句、及于難、意、甲喪之法、主人拜

反、在自貽伊戚、客客不答拜、臣下

正義、夏書、今大禹謨、來拜、主人不拜、膳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以禮連有為一句  
非是或云杜但叙其

意實如叙文前說恐林註禮也得恐懼  
流於回護之見 阮修省之禮也

元曰母弟之寵子帶省視當國官司令  
宋不無弟字考文提其器用送之於

要據傳五年正義第 祀傳氏去有官司  
作氏是也

傳遜曰杜以省視對 器具而以省視貫  
具字以其為活字用之也六字句亦通

非也蓋言省視則備 林註禮至為衛間  
辨之意在其中以官 謙兄弟往邢求仕

司對器具而以省視 此其得國子之道  
貫之也

朱子曰諸侯滅國未 守而得國也正一  
嘗書名衛侯燬滅邢 作政

說者以為滅同姓之 曲禮諸侯不生名  
故今經只隔夏四月 滅同姓名

癸酉一句便書衛侯 文公卒子成公鄭  
燬卒恐是因而傳焉 立

之誤亦未可知

婦附也附姑之辭  
姑即伯姬殺祭云  
婦人嫁不踰竟

息軒曰楚未能循禮 楚人納之故知出  
自非大事君臣皆稱 奔楚諸侯納之曰

入楚告納頃子故書 歸經諸稱納者皆  
納頃子不告入故不 有與師見納之事

傳以

顧炎武曰衛文公已 葬成公稱子者未

踰年也春秋之例踰 年即位然後稱公

文十八年六月癸酉 葬我君文公冬十

月卒卒是稱爵稱子 繫年踰年未踰年

而不在乎葬與未葬 也解誤 字鼎曰

肯慶是肯君即茲不 公也注云不稱氏  
未賜族豈以慶為大  
夫歟衛君平肯於魯 披音亦說文以手  
則其盟者乃大夫而 持人臂也今謂臂  
可乎存泰 正義八下 為披因名轉  
年盟于泚杜云曹地 而相生

群臣○守手 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鄆父  
又及下同

告于秦○二子周大夫 天子無出書曰大王出

居于鄭辟母弟之難也 叔帶襲王 天子凶服

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 鄭伯與孔將鉏石甲

父侯宜多省視官具于汜 三子鄭大夫省官

反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得先君後 衛人將伐

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 禮至衛大

正卿 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滅邢傳

經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衛邢同姬姓惡其親 夏四月癸酉衛侯燬卒

無傳五 宋蕩伯姬來逆婦 無傳伯姬魯女為

自為其子來逆稱婦姑存之辭婦人 宋殺其

越竟迎婦非禮故書○自為于偽反 秋楚人圍陳納

大夫 無傳其事則未聞於例 秋楚人圍陳納

頃子于頓 頓迫於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

入從告頃子不言 葬衛文公 無傳冬十有二月

歸興師見納故 葬衛文公 無傳冬十有二月

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泚 泚魯地衛文公

爵者述父之志降名從未成君故 既葬成公不稱

書子以善之莒慶不稱氏未賜族 傳二十五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

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同姓 也故名禮至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

增註

校本

五傳



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注誤耳正義說文云掖持臂也謂執持其臂之域外也掖本持臂之名遂謂臂下骨上為掖是因名轉而相生也 侗菴曰說文古訓可從但此掖當主夾持意說不然不切當時事情二禮隨從國子出其不意左右夾持以進故國子不能抗而就死 後儒好用誘掖字言戰于阪泉見史記教初學誘勸夾持而大戴禮等 命進也義可參看

履軒曰禮至為銘云云左氏只記事耳無惡之之意存參 蘭園曰勤王實指納王然本勤服王事之汎稱直以此解之則非 息軒曰宜達也 履軒曰言今所謂王即古所謂帝也然則周王當帝兆耳注失語氣 陸祭曰遇公一句此直舉九二本爻之辭未及於變卦也其下文天為澤以當曰乃說變卦義耳 鳳山曰三在下卦

之上是諸侯之象離為火互兌為口是火林註下遇阪泉戰食之象乾天是天子克也筮得大有王之象故曰公用亨于饗也 天子

履軒曰上下以地勢高卑而言不必必流案復遷也去變卦溯水而後言上下而遷於本卦論之息軒曰醴命之有皆也 饗中盛禮有侑通侑幣也酒曰酬食曰侑隨者天子捐重禮皆所以助歡也設醴大故關地通路從在初命而在終舉初遠處斬邪下之諸終以見其饗之盛也 侯臨壙上直懸下孔廣祿曰按國語之物氏云禮喪大襄王距其請隧之辭記疏引此關作關

增註

校本

惡其不知恥詐以滅秦伯師于河上將納王同姓而反銘功於器

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勤納諸

侯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宜於諸侯

今為可矣晉文侯仇為平王使卜偃卜之曰

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黃帝與神農之後

野勝之今得其公曰吾不堪也文公自以為

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言周

衰其命未改今之周王自當帝兆不謂晉公曰筮之筮之遇大有

三三乾下離之睽三三兌下離上睽大有曰

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大有九三爻辭也

變而為兌兌為說得位而戰克而王饗吉孰

大焉言卜筮且是卦也方更總言二卦之天

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乾

天兌為澤乾變為兌而上當離離為日日之

在天無睽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是降心

逆公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言去睽卦還

天子降心之象乾尊離卑亦其義也晉侯辭秦師而下

秦師使還順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

大叔在左師逆王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

取大叔于温殺之于隰城戊午晉侯朝王王

饗醴命之宥既行饗禮而設醴酒又加之請

左傳

卷六

五十五







之子則初之不取亦出自原出也林註  
可諶知矣是皆不遇民無信不立故信  
秦晉旋師不必同以庇其身也今命  
途抑下商密囚二公三日降原復少待  
子皆素為之也則楚之是得一原而失  
之所儲在秦不在晉信我師也無信何  
故獨追秦師固其所以庇民得原所得  
矣非兵主之謂少也失信所失多  
又曰伯魚贊名前年也  
有原伯毛伯昭十八  
年有原伯魯 息軒曰原伯是周魯內  
諸侯故傳云遷之于冀若守原大夫當  
歸于周即不歸傳不必言其所遷焉  
厥軒曰好謂魯衛之好曰修好曰且及  
皆平分明是兩事矣注文公將卒之降  
名行事並杜撰 王  
引之曰晉侯以下二 徑古定及或說  
十八字當在衛人平 徑連下句非也  
莒子我之斯其曰故林註雅餽水澆餒  
使處原正議趙衰為也以重承餒從文

原大夫之由也錯簡公於行役字氏云  
在下耳存參 無伯徑小道也在小路  
曰說文徑步道也史事易私而不私是  
記高帝紀夜徑澤中 廉也馮氏云重耳  
注徑小道也蓋表本英雄當思難時載  
以受殽從重耳有時 塊受殽幾同塊就  
重耳行大道表由小 仇飯不及盡殽感  
道亦餒而不食謂不 傷在此吾家豆粥  
以相違而自私也從 麥飯竟下光武之  
字絕句徑一字句 澆大樹豈無他勞  
而弗食四字句或 屬或意可想已一說  
上讀從徑或屬下 讀餐從句轉非作餐  
徑路皆不辟徑依 曲鄭擊高餐而從  
禮注訓為邪行 息 例師少稱人多稱  
軒曰晉侯圍原不 降師今來魯人去稱  
退脩信而原降守 師者美公追之至  
無信或將復叛故 敵地而大之也若  
其人問之物難趙 衰有追大師然  
聖壺殽餒不敢食 信乞在我得否在彼  
也親知公意故舉 之不可保必得故乞

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出也

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

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

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泚脩衛文公之好且

及昔平也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

對曰昔趙衰以壺殽從

徑餒而弗食

使處原

經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衛

甯速盟于向

齊師至鄆弗及

西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

夏齊人伐我北鄙

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

秋楚人滅麇以麇子歸

冬楚人伐宋圍緡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

公至自伐齊

此段當在衛人平莒上蓋傳文倒置也問原  
與上文為原連平莒其下經會莒連文微云

便處原 從披言也衰雖有大功猶  
簡小善以進之示不遺勞

言其廉且仁不忘君也徑猶  
行也○適音孫從才用反

對曰昔趙衰以壺殽從  
○適音孫從才用反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  
○適音孫從才用反

及昔平也 昔以元年鄆之役怨魯衛文公將  
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

對曰昔趙衰以壺殽從  
○適音孫從才用反

趙衰為原大夫狐漆為溫大夫  
狐漆狐之子

伯貫周守  
原大夫也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二八



如杜所言是以有賞者執謙之意也又  
功焉能成霸哉  
履軒曰如楚乞師乞而歸之故不可謂  
者辭非不稱得之之假借也

林註使屢受勞  
惠棟曰服虔曰以師師之辭命於柳下  
枯槁故饋之飲食醢音佳往從齊侯而  
文無槁字古文作勞之也氏展名獲  
或作槁張揖撰廣雅字會未食柳下論  
始从牛旁高  
陸祭曰如之為而雖槁餽之飲食家猶  
傳記多有然於此自槁音通音語云猶

當依本字讀孔疏引以齊米釋文齊亦  
服虔劉炫之說皆然作釐蓋也案齊  
王氏學林謂如當訓之也孔疏無服  
似是也蓋國語作釐度孔是作釐辭云  
韋昭注云府藏空虛室屋發極有稱無  
但有穰祭如縣祭也穰如縣祭又詳外  
又禮記釐于甸人疏傳札記夾共也札  
按此傳文正作釐而疏引亦作釐如似

下著書氏說亦云如按案禮記宗廟傳  
縣祭器之釐蓋釐祭之望廢職下亦若  
古字通借樂記石聲夫乘庚四句觀  
也傳遜曰注特夏  
四月云云未當以二  
月故室野如此則無昔重黎為高辛氏  
國無職不然何獨魯人正帝嘗命曰祝  
恐乎又何獨恐於此融後諫之以其弟  
年乎計其時魯必有異回為祝融其回  
早荒史佚之耳杜不生陸終終生李連  
推而設辭也息軒連芊姓楚其後也  
曰二公兼東西伯故季連之裔魯能事  
曰夾輔劉用熙曰文王曾孫熊繹封

言周之大師主之不於楚祝融至熊熊  
必專謂太公孫志史遷不記杜言十  
祖曰武虛谷登經義二世不知何據熊  
證云師當作史釐之執事世家無文但  
誤也周官太史凡邦以有疾失楚知其  
國都鄙及萬民之有為猶爾韋昭云熊

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不公時君

之號莒夷無論以號為稱齊莊子盟于向尋洮之盟也盟洮

在前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夏齊孝公

伐我北鄙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公使展喜

犒師勞齊使受命于展禽柳下齊侯未入竟

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

邑使下臣犒執事言執事不敢斥尊齊侯曰魯人恐

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

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如而也時夏四月

成故言居室而資糧縣盡在今之二月野物未

野則無蔬食之物所以當恐對曰恃先王之

命昔周公大父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

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

府載載大師職之職主也大公為大桓公是

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

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

桓之功率循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用此

故不聚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

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東

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襄仲居東門故以

仲副使臧文仲為襄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

增註

校本

左傳

卷六

二十一



約制者藏焉注約制釋大世之孫熊摯也蓋周之定制以太立其弟熊延摯自史主藏載書周書嘗於夔子孫有以夔解太史乃藏之于王命為夔子林註盟府以為歲典荀子能即熊渠之中春秋董像之盟太史子紅立為鄂上者書有皆可據證今傳朱云祝融醫熊不本皆作太師蓋如札救其疾故曰弗救記六史陳詩以觀民大室云熊摯醫熊風尚書大傳作太師長子也以疾自竄相治致譌而杜氏依其弟熊繹封于楚文曲說昧其奪也擊之後別封於夔蘭國曰二十四年傳歲時奉土物供祀糾合宗族于成周注於楚今夔子以為云併收也蓋懷柔安吾為嫡不宜助變輯不敢離散之謂子之祭故云爾祀鳳山曰林注匡正也供祀也或云夔子非成十八年傳匡正之答正也其激怒困救災患杜云匡亦而見滅首以氣之

救也匡救與彌縫然亦言之正也杜注可從叛楚伐宋此二節陸祭曰劉炫云自祝為城濮戰之起宋融至鬻熊計其間有以者謂求助於諸一千二百年何得止矣而專制其用故十二世乎孔疏以為變會及之文曰以傳焉之誤或然也施於匹敵相用也惠棟曰正義鄭語一說凡不用我師孔是注云熊繹玄孫而用彼師曰以可曰熊摯有疾楚人廢為旁說實雍於之立其弟熊延熊摯殺者楚晉為之自并承夔子孫有功王命為夔子韋昭注同索隱據譙周古史考熊渠半子熊淵立卒長子摯有疾少子熊延立息軒曰鬼神謂其祀蓋熊摯得其疾而宋愈也故云弗救履軒曰春秋之時其親祖猶不足恃况贈馬在宋為先世之事不得援為證宋善於晉侯必是當時別有事實也蘭國曰趙匡曰齊桓晉文用諸侯師悉

增註 校本

臣也言其不臣事周室夔子不祀祝融與

鬻熊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十二世孫夔楚之別封故亦世

祀其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

弗救而自竄于夔鬻熊楚嫡子有疾不得嗣位故別封為夔子吾

是以失楚又何祀焉廢其常祀而飾辭文過秋楚成得

臣鬬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成得臣令尹子西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襄公贈馬二十

乘叛楚即晉冬楚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

伐宋圍緡公以楚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

之曰以左右謂進退在己實桓公子雍於穀

易牙奉之以為魯授桓本與孝公爭立楚申

公叔侯戍之為二十八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張本桓公之子七

人為七大夫於楚言孝公不能撫公族

增註春秋左氏傳校本第六

左傳

卷六

三



能左右之何不以九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也趙昭曰按孟子譏五霸據諸侯以伐諸侯然則帥能左右之者即獲也諸侯不奉王命而左右諸侯正王綱之不振也公以楚師伐齊讖也若五伯之會諸侯直書之而美惡不相掩則必書以且內外異辭以者內辭也

僖經十六年隕石于啟是月在或作六益數也六公

與預斂力驗反本又作公與邢音刑于淮音懷傳迅風

峻疾也又音焉在於虔反先見賢遍反錯逆七各反餘殃

於良取狐音胡廚直誅反受鐸徒各反涉汾扶云反大原音泰

戎難乃旦反鄆為于偽反經十七年英氏於京反滅項

胡講及魯滅之也二傳以為齊滅傳為徐于偽反子圉魚目反為質音致

下而妻七計反梁嬴音盈孕以證反大卜音泰宦女音患

內嬖必計反長衛丁丈反少衛詩照反公子潘判丹反共

姬本亦恭寺人貂音彫為長于偽反易牙音亦夜殯必刃反經

十八年于甌一音魚傳鑄兵之樹反圍布古反燬音吁

陸祭曰潘鋪官反

虞文昭曰于偽反舊作丁丈反上文長衛已云下注同此當音為字不當音長字今改正

○傳十八年不勝勝音升又外證反

增註

左傳

卷六

三十一



陸察曰外證反是、阮元曰盧文弨  
改作大證反非也

反經十九年嬰齊於盈雖與音預下致餼許氣以

惡鳥路傳不復扶又東徑音經○譙在消浦音入

泗音四社祠音祀為用于偽及下為人同伯長丁

反不降戶江反因壘力軌適妻丁歷反本或作大

焮音泰下盍姑胡臘脩好呼報反民罷音溝重七盞

而潰戶內經二十年郅子字林工傳啓塞素則堵

寇丁古反王為邢于偽衛難也乃且鮮矣息淺反

召南上照早莫音暮本亦作暮汗辱汗穢之沃一

相時息亮經二十一年為邢于偽及下于孟音總

見賢通獻軒捷反在接于薄如傳祈禱丁老反或

阮元曰葉抄本為邪作為部非也

瘠病在亦上嚮許亮反本亦作故為于偽省用所

反以懲直升戰泓鳥宏顯音專史羊朱風姓也本或

風大皞音泰伏戲許宜反本或作犧又封近附近諸

夏戶雅反同猾夏于八叔孫豹百教經二十二年

之比必二升陘音刑邾人縣音直公曹直救主帥所類

傳被髮皮寄反大叔音泰協比毗志焉能於虔王

悅音悅而御本亦作禦○可易以政反兢兢居陵反本

登陘本亦作升陘○縣諸音女堯丁侯莫侯皆各

其九不重直用反隘於賣勅其京胡考音苟為利于

反儷一音仕整陳直觀反一竿彌爾柯音哥縉音倅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於字重是也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獲下有截耳二字陸祭曰附近之迹是也

○傳二十三年委賚 質如字 陸祭曰質如字

陸祭曰國語注云薄簾也一讀是也祿魯東反薄從國語舊注則如字若依杜斛薄為迫則當音傳

陸祭曰江南言濇子且切山東言濇子見及通俗又旁泊曰濇說文汗灑也阮元曰葉抄本幾作賤 ○傳二十四年注質信 質音致 陸祭曰質讀如字成十一年傳齊盟以質信也 ○注畏為 為于偽反 陸祭曰為如字 ○鄂不 不方九反 陸祭曰不今通質反

芳扶 馘古獲反 爾近如字又附近之迹下 為鄭于

反 叔詹章廉反 不歿門忽反今本沒 卒於子恤反 城濮音所

殺音試今本弒 ○經二十三年傳復召扶又反及下 焦子消反

靖音靜 其人能靖者與絕句 重耳直龍反 期期下亦作基

亦音 基 膝辛七反 濫力暫反 以呈勅景反本或作 已見賢

反 重發直用反及下 又為于偽反 於難乃且反 而校音

趙衰初危反 賈花徒何反 伯儵本又作儵音同 請待子

絕 二十乘繩證反及注 共公音駢蒲賢反 欲觀如裸音

反 浴音欲 薄而如字 合幹古且反 子盍戶臘反 自別彼別反 乃

饋其貴反 遺也 寘壁之鼓反 竟外音境 令人力呈反 鞭弭兩雅

云弓有緣者謂之 無緣悅縮反 大咎其九反 與焉音預

揮之許委反 漣也音薦王音贊一音箭又音戩 自拘音俱一 級音急 經

二十四年蔽於必世反 之難乃且反 傳纒居良反 皦古了反

令狐力丁反 盧柳力居反及下 公子執張立反 于郇音荀 畏

偪彼力反 而殺音試又如字 寺人披普皮反及本又 女

卽音汝下皆同 田渭音謂水名 濱音賓 女中宿一本作女中宿至 ○今本亦同

衣袂減制反 及難乃且反及下 仲相息亮反 未輯音集又

本亦 秦卒子忽反 共之音恭本亦作供 盡用津忍反 心覆芳服反

同 之守手又反 其象矣本或作甚象矣 公遽其據反

拮古活反 下之退嫁反 介音界 盍亦戶臘反 懟想也 欲令力



及馬用於度俞彌羊朱反下為滑于偽不聽吐定

而執二子本或作而執其大上音泰以蕃方元邠成音

鄂音風凡蔣將丈邢茅亡交反昨才故反下召穆上照反

糾合居黜常棣大計反鄂五各反外禦魚呂反其

侮亡甫反訟爭爭鬪之爭外扞戶且反即聾鹿工反從

昧音妹用囁魚中反堵叔丁古反不別彼列反又渝羊朱反

頽叔徒回反近之附近之遠之于万反王替他計坎飲音上

反鞏九勇反好聚呼報反惡之鳥路反刺小人七賜反子

臧之及一本作之服也夫扶音反夏書戶雅反

皆放此其施始豉有加絕禮也一本無也字讀告難

乃且及後聽吐定經二十五年侯燬沅委惡其鳥路

同反傳越竟音境洮吐万反傳仇音求下卑遐嫁反隰城音習享

醴禮之宥音遂請隧音遂關地其月反皆縣音女柎其救反所

惡鳥路反其俘芳夫反都字林云楚邑楮斫反禦寇魚呂反屯兵徒門反

援于春反秦人過古卧反析星歷反輿人音餘之處音慮

反欲令力呈反掘地其勿反又其月反乃降戶江反

皆同不復扶又反為頓于偽反謀出音謀謀間音間所庇

必利反伯貫古亂反孤漆側巾反之好呼報反勃鞞音步

反從音舊如餒而奴罪反披音普經二十六年至甯

本又作鄒一音似會竟音境夔音同夔求龜反秣歸音姊圍緝

陸榮曰其勿當作渠勿其月當作渠



阮元曰北宋本葉抄本不作不家玉篇  
作丕云或作丕字按古作丕中直最長  
後人乃中直分爲二筆作丕又或中直  
短遂作丕

七巾  
反  
傳音悲玆平反為稱反證音報犒反勞齊力報反

玉趾音止也恐乎壬勇反及注皆同縣馨音玄大公音泰及注同

夾輔古洽反舊反副使所吏反而道音融祝融余忠反鸞熊

音熊擊音至自窺七亂反字林適子丁歷反○二十

乘繩證反寘租之反鼓魯于魯反

157  
27



